論　著

臺灣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1945-1968)*

李　貞　德**

摘　要

臺灣少年男女首次在普通教育中系統性地接觸性與生殖的知識，是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以後的事。戰後初中生理衛生教本列專章說明生殖作用，配合插圖，向男女學生介紹性器官及其

* 本文為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影像與醫療的歷史研究」子計畫「影像與臺灣婦女健康教育史」之部分成果，初稿曾於史語所講論會宣讀（2011 年 10 月 3 日）。蒐集資料期間，賴臺北國立編譯館教科書資料中心、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等單位人員協助。初稿宣讀時，承蒙雷祥麟教授及與會學者惠賜意見。投稿後，經學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修改建議。計畫執行過程中，由黃文宏、周湘雲、鍾嘉雯、沈瑋鴻、張純芳等助理整理文獻、製作表格並校對確查，謹此一併深致謝忱。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生長、發育和功能，成為臺灣教育史上一個新的現象。以女性生殖生理掛帥的課文，描述性器則詳女略男、詳內略外、詳構造略機制，說明保健則著重清潔醫檢，有別於20世紀前半的中國和日本教材。雖然一綱多本，但各書局作者之出版皆呈趨同現象。在反共復國政策和升學補習競爭下，生殖器官圖文取代性的心理與行為，生理衛生教科書也朝著一綱一本的方向邁進。

關鍵詞：戰後臺灣、生理衛生、性教育、女性生殖

一、前言：在學校遇見性？

性教育，是東亞衛生現代化中的重要課題，不過，臺灣將之納入普通學校體系，傳授給一般學生，卻是在二戰結束之後。[1] 日本自 19 世紀末便有留歐學生倡議性教育，1908 年知識分子在報刊上進行辯論，繼而展開大規模性事調查，期使將本土經驗納入正式教材中，指導成童和少年必要的生理衛生知識。然而，主政者擔憂過多訊息將刺激學生敗壞風

1 19 世紀末葉以來，東亞各國受西方列強衝擊，將衛生視為彼優我劣的原因，試圖改變自個人習慣至國家體系以求保種強國的各類論述與作為，學者或稱之為衛生現代性，是理解近現代史的一個絕佳切入點。相關討論，見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Introduction," pp. 1-21, 以及 Charlotte Furth, "Introduction: Hygienic Modernity in Chinese East Asia," in Angela KC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21.

紀，寧採抑制而非引導的方針。之後軍國主義興起，原本良妻賢母的性別規範搭配婦嬰保護新知，成爲學校衛生教育的主軸，取代了早期眾聲喧嘩的性生理、心理與行爲議題。[2] 中國起步稍晚，且最初多由日本譯介相關書刊。[3] 然而，1922 年學制更新、1928 年北伐統一之後，卻比日本早一步將性教育納入中學的正式課綱與教材中。雖然之後課程標準幾經修訂，有時生殖作用的分量稍微勝出，性欲身心卻一直都是初級中學生理衛生的固定內容。[4] 20 世紀前半，臺灣在殖民統治之下，學校教育乃日本體系之延伸，課程教材難以超越既定範疇。1929 年醫師從政的蔣渭水在《臺灣民報》上發表專論，便稱：「中華民國則老早就設專科指導思春期的少年男女性教育，尤是關於性衛生一方面，特別注重」，而臺灣的學校「對於性教育一門毫不關心」，致使「無知的少年男女，因此一失足成了千古恨的，又不知凡幾？」[5]

---

2 Sabine Frühstück, *Colonizing Sex: Sexology and Social Control in Modern Jap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該書雖介紹明治以來知識分子對性教育的倡導，卻未著墨將之排除於學校教育之外的理由，相關討論，見久保田英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教育からの「性教育」排除の構造——明治後期の「性欲教育」論争とその社会背景の分析を通じて——〉，《學術研究（教育・生涯教育學編）》，號 53（2005 年 2 月），頁 55-69。

3 王雪峰，《教育轉型之鏡：20 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性教育思想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4 李貞德，〈二十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收入祝平一主編（以下略編者），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衛生與醫療》（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147-202。

5 蔣渭水，〈性的衛生——在春機發動期要行性的教育〉，《臺灣民報》，昭和四年(1929)7 月 21 日，號 270，第 5 版。該文在同年 8 月 25 日，以〈性教育的必要——在春機發動期要教以性的衛生〉為題，在《臺灣民報》第 275 號第三版重複刊登一次。「性」作為指稱與 sex 相關

蔣渭水所謂的「失足」，主要是手淫，而他指稱的「千古恨」，則是因錯誤的情欲與性活動導致包括花柳病等破壞神經能力的各種疾疫。這些議題，因涉及人民健康與國族富強，在同時代的中國和日本，都曾引起焦慮，盼透過學校教育，嚇阻少年，規範行為。在臺灣，雖然醫藥衛生專家亦擔心手淫致疾，殖民政府對防治花柳病也曾大張旗鼓，但除了蔣渭水之外，卻少見呼籲在普通教育中納入性的議題。[6] 日治時期中學校雖設生理衛生一科，但課本並不包含性教育。[7] 臺灣少年男女第一次在學校教育中系統地接觸性與生殖的知識，是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以後的事。儘管傳言與口訪皆顯示，直到 1970 年代，仍有不少老師對教本中相關篇章略而不談，但性與生殖在戰後進入正式教材，公開發放，成為臺灣少年男女學習的內容，卻是不爭的事實。[8] 以認識人體構

的新概念與新字彙，在 20 世紀初引入中文，至此時似已為大眾所接受，故未見蔣渭水在文中特別說明，而戰後教科書不論自中國輸入或臺灣新編，也都未見名詞解釋。

6 初步檢索日治時期各大報紙對少年男女性教育的倡議，大多限於家庭之中，主要針對母親應教導女兒作論。本稿目前無法涵蓋此部分，將待日後另文分析。至於花柳病防治，則以娼妓為主要查察對象，最近的研究見張曉旻，〈日治時期臺灣性病防治政策的展開〉，《臺灣史研究》，卷 20 期 2（2013 年 6 月），頁 77-122。

7 日治時代臺灣中學校生理衛生課程，因直接援用日本教材而缺乏性與生殖相關內容，討論見 Jen-der Lee, "Toward an Anatomical Sexuality: Educating the Junior Highs in 20th Century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Anatomical Modernity: Gender and Health in East Asia," held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une 3-4, 2013.

8 截至 1978 年的研究顯示，臺北市立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師，對國中健康教育課本介紹生殖器官的第十四、十五章，曾詳細講授的僅佔 17.91%，多數均大略講授，完全不講的也高達 20.28%。見晏涵文，〈讓國中健康教育課健康起來〉，《中國時報》，1984 年 2 月 25 日，

造，培養健康生活，保衛個人與群體生命爲目標的生理衛生教育，在課本中列專章說明生殖作用，配合插圖，向男女學生介紹性器官及其生長、發育和功能，成爲臺灣教育史上一個新的現象。而此一現象的來龍去脈，所反應的性別與衛生史意義，至今未見學者析論，正是本文所欲探究的主題。

截至目前，臺灣教育史的研究，以日治時期近代學校的濫觴與發展，成果較爲豐富，不過，大多針對殖民政府從語文、歷史方面的規訓作論，探討生理衛生及其中性別問題的，尚未得見。[9] 女子教育史的專論，顯示殖民政府對臺、日女性的差別待遇，以及制度先進、內容保守的教育目標。以高等女學校的家事衛生爲例，多著重衣食與環境清潔，強調培養賢母良妻，雖然具有明確的性別角色期待，卻無性與生殖知識的課文。[10] 倒是戰後臺灣性教育的演變，頗引起年輕學者的興趣，除歷史學之外，人類學和教育學的研究生都曾涉獵。她們或觀察 1970 年代衛教學者與醫師群體結盟推廣性教育的歷程；或透過參與和訪談，橫切面探討性教育的論述與課堂實踐；或以健康教育課本爲主，擴及生物、家事

第 9 版。

9 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開創之作應屬 E. Patricia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其中除了介紹臺灣，也比較了韓國對殖民教育的反應，考察重點在於語文與歷史科。最近針對公學校的研究，見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該書除了語文和歷史，也從「體操」和「唱歌」課程分析殖民政府對公學校學生的身體規訓。

10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8），其中透過大量數據和表格，說明臺籍女性的受教機會與生涯發展。高等女學校家事衛生教育部分，見該書，附表 3-6：〈1897-1945 年度女子中等教育一覽表〉，頁 277-280。

等教材，以量化方式呈現性與生殖等相關課題在義務教育中的消長。[11] 這些成果集中鑽研九年國教之後的情形，尤其是解嚴與教改的影響，早期的狀況則不明朗。少數探討戰後初期中等教育的論文則指出，國民政府爲掃除殖民遺緒，著重加強國文、中國史地和三民主義。針對女子教育，因鑑於日本時代各高女家政設備完善，主張應多加利用，強化家事課程。[12]

臺灣自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原初級中學生理衛生改爲健康教育，其中仍設生殖專章，1972 年起更男女分論。1970 年代開始，醫療專業人員參與推動科學知識的普及，或翻譯或編撰包括生殖系統與性欲心理等內容的通俗讀物，卻大多以婚姻爲界，訂定討論範疇和預設讀者。[13] 直至 1987 年解嚴之後，風氣大開，不論學校或社會教育，對於性與生殖等議題，乃至其中的性別意涵，才有更多深入的省思。然而，在義務教育、部定教材之前，各書局邀請專家所寫的不同教本，依據課程標準，經教育部審定發行，包括了哪些性與生殖的知識，又傳達了什麼性別意涵？這些戰後在臺灣通行的課本，指導著臺灣第一代的初中學生，與之前中

11 例如，余曉嵐，〈現代「性」的追求：臺灣性教育論述之歷史考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楊佳羚，〈國中性教育的人類學初探——以性教育論述與課堂實踐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呂芝華，〈國民中小學性教育課程發展之研究——民國 61-94 年教科書內容分析〉（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12 蘇靜華，〈戰後初期臺灣女子中等教育之研究(1945-194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13 醫師與衛教學者介入推動性教育的現象，見前引余曉嵐，〈現代「性」的追求〉。以婚姻為界，訂定醫普知識，以期節省醫師時間，此類通俗讀物的研究，見王秀雲，〈太太醫學：臺灣婦女醫學寶鑑(1950s-2000s)初探〉，《臺灣社會研究季刊》，期 76（2009 年 12 月），頁 119-177。

國和日本的教科書，有何承先啓後或截然兩分的關係，說明哪些特定時空下的歷史意義？爲了回答上述問題，我曾探討 20 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本中的性與生殖議題，也稍涉獵日治臺灣中學校各種生理衛生課本、教師手冊與試驗參考書。[14] 本文則擬考察國民政府遷臺之後至九年義務教育之前的生理衛生教科書，分析生殖作用專章，並探究相關圖文內容，嘗試追蹤性、生殖與性別在臺灣青少年教育中的延續與斷裂，爲性別與健康教育課題的歷史研究，彌縫補缺。

二、中華民國到臺灣

1945 年 10 月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政策上，「以肅清日據時代皇民化教育之毒素及破除語文之隔閡爲急務」，因此，僅廢止日語、日本史地，以及帶有忠君思想的修身等科目，代之以中國語文、史地和三民主義。[15] 針對高等女學校，則將家事改爲教授博物或童軍，同時暫停裁縫與手藝等。[16] 1946 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依照中華民國

---

14 見前引李貞德，〈二十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收入《衛生與醫療》，以及 Jen-der Lee, “Toward an Anatomical Sexuality: Educating the Junior Highs in 20th Century Taiwan”.

15 林本，〈我國初中課程之演進〉，收入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編（以下略編者），《教育部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參考資料（第二輯）》（臺北：教育部，1960），頁 36-59。

16 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臺灣一年來之教育》（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頁 59-66。戰後初期女子中學課程變動，見蘇靜華，〈戰後初期臺灣女子中等教育之研究(1945-1949)〉，頁 63，「表 2-4-7：日治時期高等女學校與戰後初期部頒課程之比較表」，其中包括 1945 年和 1947 年兩度變更的內容。

學制，將臺灣的中等教育改為三三制，原日本四年制的中學校和高等女學校，其中一、二、三年級學生劃歸初中部，並規定「照部頒課程變通實行」，因而不論男女學生，都需修習生理及衛生一門。[17]

（一）戰後初期的生理衛生教本

如前引蔣渭水所論，中華民國自 1929 年頒佈統一課程標準以來，生理衛生便一直是初級中學的必修科目。之後雖經數度修訂，教材大綱中都包括了性與生殖的內容，或在單冊中列「性的發育行為和責任」(1929)，或在三個年級分論「青春時期之生理的變化」、「我國的花柳病問題」和「婦孺衛生」(1932)，或為減輕負擔而僅授「人體概論（遺傳、胚胎、發育，及生活機能等之概述）」(1936)。1941 年教育部為「適應抗戰建國的需要」重訂課標，生理衛生的教綱中不但恢復「婦孺衛生」，還增加了「種族衛生」的獨立篇章。[18] 換言之，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指示「照部頒課程變通實行」，而為戰後臺灣初中學生所修習者，依據的應是 1941 年改定之課程標準。不過，或許因戰時新撰增修不易，現存根據這份課標編寫的生理衛生教本難得一見。接收初始，各出版社來臺設分局者也屈指可數，僅開明和正中兩家。[19]

---

17 原日制中等學校之四年級生，則留校加強國語，經畢業考試及格，得升入高中部二年級。見林本，〈我國初中課程之演進〉，收入《教育部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參考資料（第二輯）》，頁 36-59；蘇靜華，〈戰後初期臺灣女子中等教育之研究(1945-1949)〉，頁 27、63-64。

18 李貞德，〈二十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收入《衛生與醫療》。

19 現存數量最多、流傳最廣的生理衛生教本，應屬「黃金十年」建國期間依據 1929 年暫行課標和 1932 年部定課標編撰出版者。討論見李貞

目前所知，據 1941 年課標編寫的初中生理衛生教科書，僅陳雨蒼所作者，正好是由正中書局出版。[20] 該書〈編輯大意〉說明全一冊共三十九章，供初中二、三學年每週講授及實驗一小時用。討論性與生殖者，主要在第十章〈生殖系的構造生理及保健〉，其他在第十一章談內分泌的生理作用、第二十七章談慢性病包括花柳病，以及第三十章談婦孺衛生時，也稍微涉及。

第十章共四頁，最末的提要和習題便佔了一頁，另三頁分「生殖器官的構造及生理」和「生殖系的保健」兩節。第一節佔兩頁半，雖標明介紹構造和生理，其實只以四行左右簡述男子的睪丸在陰囊，能產生精子，經輸精管入藏於貯精囊內，以及女子的卵巢能產生卵，經輸卵管以入子宮，其他所有篇幅皆用於描繪青春期的生理變化，形容內分泌的刺激。身體方面，稱男子高大粗壯、喉骨突出、聲音宏亮，女子則矮小肥滿、乳腺增大、脂肪加多、骨盆擴張、聲音清脆，

德，〈二十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收入《衛生與醫療》。截至 1947 年初，中國書局僅兩家來臺設址，上海教科書大戶如中華與商務等均尚未入臺。見《國聲報》，1947 年 1 月 27 日，第 3 版：「臺灣國民教育最為成功、教師服務精神尤足稱道：教育部來臺考察團發表感想、教科書師資兩困難待補救」。

20 陳雨蒼編著，《初級中學生理衛生學》（重慶：正中書局，1944 年初版，1948 年滬 8 版）；王有朋，《中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總目》（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頁 759，列陳雨蒼依據 1941 年課標編寫者兩種，但考察其出版年代、地點、題名等，應為同一書。陳雨蒼(1889-1947)，辛亥革命後曾公費留日，東京帝國大學醫科畢業，後以勤工儉學獎學金赴德國柏林醫科大學，獲醫學博士。曾創辦湖北省立醫學專門學校，並任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院長。湖北省荊門市衛生志編纂委員會編，《荊門衛生志》（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第十篇，〈人物傳記〉，頁 170-171。

並且開始排卵、子宮黏膜定時充血，而有月經。性情方面，稱男子感覺靈敏、色情發達、剛強而喜動，女子則柔和而多靜。基於身心發展相異，陳雨蒼針對女子，僅提醒經期內器官與精神都將變弱，應避免過分勞動或憤怒悲傷，警告男子則言之鑿鑿，要求節制慾念、切勿自戕，以免身體受損、百病叢生，將「一切的前途與幸福，都葬送在這青春的火焰中了」。並在比較兩者之後，導出「男子宜於勞動，女子宜於懷孕」的結論。

至於第二節保健部份，僅半頁共九行不到兩百個字，除第一段指導女生經期內應經常清洗，並以消毒紗布或棉花製作月經帶之外，其餘皆用以強調「性的自戕」和「不知節慾」可能帶來的「性神經衰弱」，包括遺精、漏精、陰萎和早泄等，顯然是針對男子所發。[21] 雖然全篇未出現手淫二字，這個問題卻如影隨形，揮之不去。在本節和花柳病一節中，作者兩度建議青年男子遠離不正當的小說、圖畫、戲曲，並避免飲酒、吸煙和暴飲暴食，甚至主張：「天賦我們的性能，萬不可任意摧殘，雖在配偶之間，亦應盡量節制，平時在學校，當然要努力自愛」。對性作爲致病源的焦慮躍然紙上，成爲保健的重點。即使婦孺衛生專設一章，作者也完全未提懷孕分娩之生理機制，唯一涉及性事者，便是孕婦若感染梅毒，將導致胎兒死亡。[22]

除了對性的自戕和染病表現高度警覺之外，陳雨蒼此教

21 陳雨蒼編著，《初級中學生理衛生學》，頁 91-94。

22 陳雨蒼編著，《初級中學生理衛生學》，頁 168-169、186-189。第三十章〈婦孺衛生〉共 8 頁，包括「婦孺衛生的重要」、「孕產婦死亡的原因及預防」、「嬰兒死亡的原因及預防」，以及「學齡前兒童的保健」四節，著重公共衛生面向，性的衛生與保健未見著墨。

本對性腺的作用也顯得特別好奇。在生殖章中，他舉中國的太監爲例，說明男子切除睪丸，不但身體上骨短鬚少、脂多喉小，性情上也會變爲柔靜。而在內分泌章中，則對照女子的「破瓜期」和「更年期」，並以動物剔除卵巢則生殖器萎縮爲例，詳細說明性腺的功能與影響。[23] 然而，不論是談器官、發育、性欲或疾病，針對青年男子的說明和說教，皆遠超過介紹女子身心的分量。特別是在性器僅一百餘字的極簡篇幅中，環繞精子的生成、形狀、動向佔了絕大部分，最後並強調精子「是人類繁殖的種子」，至於卵子扮演什麼角色，則未置一詞。

陳雨蒼此書最初由正中書局在重慶出版，抗戰勝利後，1945 年底在上海發新版，目前僅存 1948 年春天所出者，已是在滬第八版。倘若正中書局自 1946 年來臺設址時，即提供生理衛生教材，則本書或爲臺灣第一代初中男女所修習者。不過，臺北的國立編譯館教科書資料中心並未收此書，全臺各老牌師範與教育大學圖書館中也不見藏本，究竟是否在臺使用過，難以確知。倒是陳雨蒼另一本依據 1936 年課標在南京正中書局出版的教本，見存於教科書資料中心，雖因減輕負擔政策而未列生殖專章，但在〈人體概論〉一章中，陸續介紹了精卵細胞、生殖機能、性腺激動性徵，並從精卵結合胚胎發育的角度，頗爲詳盡地說明了遺傳的意義。[24] 該

---

23 自 20 世紀初英國醫學界發現內分泌以來，切除或植入腺體影響全身之類的手術，便聲名遠播，中國很快地也得知這些神奇的實驗，但如陳雨蒼在中學教本中暢談者，卻不多見，倒是日本教師手冊中曾經提及，如松下禎二，《新撰生理衛生》（東京：裳華房，1914）。

24 陳雨蒼編著，薛德焴校訂，《初級中學生理衛生學》（南京：1936 年初版，1945 年贛州 33 版）。

書由薛德焴校訂，和前書參照，明顯反應了 20 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材的特色。

我曾分析清末以降半世紀近百種生理衛生課本，發現其中性與生殖呈現拉鋸態勢。雖然偶有婦產科醫師出身的作者，仔細說明生殖器官，指導少女自初經保健到更年期就醫，但大多數作者以生殖名章，卻通篇聚焦於戒慾防淫。[25] 基於「花柳病瀰漫遍地」的恐慌，課本中充斥著對青年男子的訓誨和警語。職是之故，生殖器官的介紹遠不如節慾的文字豐富，並且行文鋪陳，明顯以男學生爲預設讀者。[26] 尤有甚者，如薛德焴的教本，更在內分泌掛帥的前提下，從體態、性格、病理等各方面指出男女有別，推演出男子宜於事業、女子適合家務的社會性差論述。[27] 以此觀之，陳雨蒼根據 1941 年課綱編寫的教本，雖未經薛德焴校訂，其中論點卻頗遙相呼應。例如，他說明嗅覺的生理時，稱敏銳度依性別、年齡和文明程度而不同，將女子、小兒和野蠻人歸入敏銳的一方，與男子、成人和文明人相對而論。[28] 此種將男女列於不同文明階序的說法，自 1920 年代第一次出現在生理衛生課本中，就不時有作者因襲沿用，直到戰後臺灣新編教本，

---

25 婦產科醫師出身而對女性生殖系統著墨較多的，如在上海執業並擔任《婦女雜誌》醫藥衛生顧問的程瀚章。討論見李貞德，〈二十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收入《衛生與醫療》。

26 學者統計 1923 年新制初中在中國設立時，男生約十萬人，女生則僅三千有餘，比例懸殊，教科書以男學生為訓導對象，可想而知。見陳啟天，《近代中國教育史》（臺北：中華書局，1970），頁 264-266、306-308。

27 討論見李貞德，〈二十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收入《衛生與醫療》。

28 陳雨蒼編著，《初級中學生理衛生學》，頁 87。

才稍偃息。

生理衛生既不列入國府掃除殖民遺毒之急務，在戰後初期課本缺乏、來臺教師語言隔閡的情況下，是否也曾暫時襲用日治時期中學校之教材？若查閱總督府圖書館所藏十多種殖民時代教本所見，除了一套教師手冊和一本函授講義曾提及性欲身心與生殖機制之外，所有中學校課本、參考用書和考試練習冊皆未論列性與生殖議題，符合蔣渭水所批評的情形。[29] 如此一來，臺灣第一代約五、六萬名初中男女所修讀的生理衛生中，究竟有沒有或有什麼性與生殖知識，實難確認。[30]

有趣的是，1946 年底教育部派團來臺考察，翌年初返回南京，報告中建議臺省教育處善用家政設備，強化女子家事教育。消息披露，招致臺籍女性投書抗議，要求國民政府破除日本文化中男外女內、男尊女卑的陳腐，提供臺灣女性平等的智能教育。[31] 這篇投書及其引起的讀者迴響，都力駁從

29 兩本例外，其一即前引松下禎二的教授參考書《新撰生理衛生》，另一為古川田，《生理衛生學講義》（東京：大日本國民中學會，出版年不詳）。「大日本國民中學會」為 1902 年成立的民間通信教育團體，為達成在宅學習全部中學校課程的目標，編撰發行各科講義，透過函授方式推廣教育。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中學校生理衛生教本的初步分析，見 Jen-der Lee, “Toward an Anatomical Sexuality: Educating the Junior Highs in 20th Century Taiwan”.

30 湯熙勇，〈戰後初期臺灣中小學教師的任用與培訓〉，《人文社會科學集刊》，卷 8 期 1（1996 年 3 月），頁 303-346。其中統計 1945 年 10 月至 1947 年 7 月國民學校人數約八十萬人，省公立中學校學生數則約五、六萬人，而臺灣省訓練團培訓中等學校教師的課程之一即為「衛生常識」，但未說明教材、綱要與內容為何。

31 風子，〈本省女子教育我見〉，《民報》（臺灣），1947 年 1 月 20 日、21 日，號 561、562。

生理差異推論社會性差：

> 我們沒有任何根據能說女子的智慧比男子低，或者是她們的判斷力、創造力、進取精神與處事能力較男子為弱。女子生理上需要哺育嬰兒，但若國家遍設托兒所，她們不是同樣能去做其他的事嗎？如果我們說女性天生的性情要比男性溫和柔順有耐性，適宜於管家教子，世間哪一樁事的處理便不需要溫和柔順和耐性呢？我們能相信所有的男子皆缺乏這些性格嗎？我們即能因此說家庭事務祇適於女性而絕不宜於任何男性嗎？我們能承認家事以外的各種工作便不宜於女性去擔任嗎？[32]

這段如今讀來有些過時的老生常談，和五四時代的婦運呼籲相應，卻又彷若 1970 年代臺灣的女性主義論述。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爲此番大聲疾呼，很快地淹沒在戰後初期的百廢待興中。[33] 臺灣的女子中學持續必修家事課，直到三十年後婦運、社運和政運相繼興起，解嚴與教改相繼發生，才有重大變化。不過，在那之前，生理衛生教本中性與生殖的

32 讀者來論，見游玉意，〈男女教育不該差別〉，《民報》（臺灣），1947 年 1 月 26 日，號 565。風子和游玉意兩篇來稿，雖然作者名不同，但行文風格與內容相近，稱男尊女卑為封建渣滓和納粹主義，也可能為同一人。

33 刊登投書與來論的《民報》（臺灣），1945 年 10 月 10 日創刊。日本殖民政府於 1944 年整併臺灣各報，前《臺灣民報》社員於戰後自立門戶，創刊此報，社長林茂生於二二八事件遇難後，報紙於 1947 年 3 月 8 日停刊。《民報》言論，從戰後初期歡慶脫離日本殖民，到後來強調日本為臺灣帶來近代化，討論見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一九四六年「臺人奴化」論戰為焦點〉，《臺灣史研究》，卷 9 期 2（2002 年 12 月），頁 145-201。

內容，倒已逐漸和陳雨蒼及其前輩分道揚鑣了。

（二）重新修訂課程標準

抗戰勝利，教育復員，1946 年國民政府重啓修訂課程標準之議，歷時兩年完成。不過，因國共戰爭，1948 年公布的新課標，未及在中國各省市施行，是遷臺之後才正式採用。這份課程標準中，「生理及衛生」安排在初二上下學期修習，每週兩小時。其中明訂教學目標有三：一、認識人體之構造和功能。二、了解人體各部器官及心理之保健方法。三、養成正確之衛生習慣。教材大綱則分爲三大部：第一部爲人體之機構，包括肌肉與骨骼之動作、廢物之排除、呼吸作用、血液及淋巴之循環、身體各部如神經系統、感官機能和內分泌之聯絡等；最後則是生殖作用，其中只規定兩項：一爲「青春期性器官之發育」，二爲「女性之來經、停經、懷孕及分娩」。第二部爲人體之衛生，包括食物之選擇、清潔及烹調，休息與運動，疾病之預防，以及急救護病常識。其中疾病預防部分，在細菌引起之傳染病條目下，要求講解梅毒與淋病。第三部爲心理衛生，包括心理衛生的意義、一般原則，以及個人修養之方法，並在一般原則項下，將「健全的性知識」與遺傳、環境、身體、作息、心理發展等並列，視爲心理健康的基礎。[34]

這次修訂課標，幾經討論，不過，到 1948 年正式公布時，原草案中的第四項教學目標「明瞭個人健康對於家庭學

---

[34] 以上內容，見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資料中心所藏，教育部公布，〈修訂初級中學生理及衛生課程標準〉，《修訂中學課程標準》（1948 年 12 月 10 日），頁 67-74。

校及社會之關係」遭到刪除，僅將焦點集中在個人生理知識與衛生習慣的養成。其他幾處增刪，包括項目規劃、疾病分類，以及是否要介紹特定功能與病源，但性與生殖的部份，則未見更動。[35] 1952 年，為配合反共抗俄國策，特別加強民族精神教育，臺灣省教育廳再次公布課程調整辦法，但修訂重點僅列國文、公民、歷史、地理四科，並未涉及理化、博物、體育或美術勞作等。1955 年為了減輕中小學學生課業負擔，公布減少部分科目之時數，亦僅涉及公民和外語。1956 年，因試辦國民學校畢業免試升學，再次修訂，不過，也未影響生理及衛生的課程標準。[36]

1959 年，教育部再啓修正之議，宣稱為配合現代教育趨勢，並適應當前社會需要。該年，臺灣的小學生人數已較十年前國民政府遷臺時的九十萬人，增加了將近一倍，初中生也已逼近十八萬，為十年前的三倍，男女學生的比例多年來維持二比一，也開始逐漸拉近，且有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初中畢業生繼續升學（見附表一、附表二）。[37] 從當時教育學者、

35 早先〈修訂初級中學生理及衛生課程標準草案〉中，除教學目標第四項「明瞭個人健康對於家庭學校及社會之關係」遭刪除之外，正式課程標準中增刪草案之處有四：一、草案中「消化與吸收」項，在正式課標中置於「人體之動作」項下，歸入「能力之來源」的範圍內。二、草案中「廢物之排除」項下有「體溫之調節」，正式課標刪。三、草案中第二部疾病預防僅規定傳染病，正式課標中則增加風土病和職業病等「普通疾病」。四、草案中傳染病源的分類包括寄生蟲、細菌、立克次小體和過濾性毒，正式課標中則刪除立克次小體。見教育部，《修訂中學課程標準草案》(1948)，頁 115。

36 林本，〈我國初中課程之演進〉，收入《教育部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參考資料（第二輯）》，頁 36-59。

37 蔣建白，〈初級中學課程標準修訂之意義及其要點〉，收入《教育部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參考資料（第二輯）》，頁 31，以及該冊頁 385 王

中小學老師和媒體等社會各界的討論看來，再次修訂課程標準，乃爲回應日益惡化的補習之風，期望減輕學生負擔，降低升學壓力。而大多數的爭議，皆針對是否應廢除初中英語必修，騰出時間增加自然科學的時數。[38] 但參與討論的專家團體，如「中國自然科學促進會」在分析既有科目時，僅提及物理、化學和博物，未見針對生理衛生發言。[39] 倒是全省公私立中學提供的回饋意見中，頗有一些涉及生理衛生者。

教育部彙整給修訂委員的參考資料中，包括譯介英、美、德、法、日、俄諸國的中學課程標準，民國以來歷次修訂課標的經過，以及學者專家對中學課程之意見。除此之外，中等教育司在 1959 年 8 月發出問卷，針對課程標準和教材大綱兩方面進行調查，10 月回收，共獲 124 校提供意見。多數學校經各科研究會或教務會議討論後擬定提出，也有少數學校由教師個別提出，再經學校整理彙送，可說是中華民國政府首度針對臺灣中學教育施行的一次普查。[40] 提出意見的北中南東乃至離島的各中學，針對初中生理衛生一科，看法不盡相同。有的認爲應增加時數，自初一開始講授。

雲五之統計。從表一也可看出，戰後二十年間，國小升學以初中為主要目標，初職人數未見大幅增長，初中與初職學生比例，在 1950 年代約 3:1，到 1968 年將近 20:1。表一、表二之統計資料來源，見教育部網站：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5&Page=20046&Index=5&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2013 年 8 月 11 日查詢）。

38 行政改革委員會的建議，以及英語和自然科學時數的分配討論，見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編，《教育部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參考資料（第一輯）》（臺北：教育部，1959）。

39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編，《教育部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參考資料（第一輯）》，頁 135。

40 〈前言〉，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編，《教育部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參考資料（第三輯）》（臺北：教育部，1960），頁 1-2。

有的主張與初中理化重複者，如內分泌，或與高中生物重複者，如疾病預防等，應當刪除，但也有高中反應希望加強生物的學理層次，建議將人體保健等日常生活知識歸入初中的生理衛生。對教導性與生殖的意見，歧異更大。有的認爲應刪去「男女生理構造」而加強男女青年之性知識指導，有的卻以中學多男女合班上課，不宜講授性知識，而建議刪去生殖作用和生物遺傳之類的全部內容。[41]

生理衛生之外，也有女子中學建議刪除家事，改教英數理化，但也有因女性身體乃民族優良之根基而要求增加初中女生體育時數者。[42] 不過，這些涉及性別的主張，皆未納入考量。1962 年，在歷經三年的討論之後，中學課標公布，女生仍須上家事課，初中英語依舊必修，而生理衛生的課程標準也無重大變化，生殖作用章的內容，僅在原本「青春期性器官的發育」和「女性的來經、停經、懷孕及分娩」之外，增加了第三點「生殖器官的保健」。有趣的是，1948 年草案中被刪除的第四項教學目標「明瞭個人健康對於家庭、學校及社會的關係」被放了回去，但原心理衛生部份中，被視爲增進個人心理健康途徑之一的「健全的性知識」，卻遭到刪除。[43] 若比對根據 1948 和 1962 年兩次課標所編撰的教本，

41 主張捨生理構造而指導性知識者為省立花蓮中學，基於男女合班而認為不宜講授性知識者，則有省立鳳山中學和彰化縣立和美初中。各校增刪意見，參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編，《教育部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參考資料（第三輯）》，頁 57-58、87-91、104。

42 主張女生刪除家事，改教智育課程者，包括新竹女中和北二女，建議加強女生體育者，如屏東中學。見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編，《教育部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參考資料（第三輯）》，頁 30、37-39。

43 1962 年之〈修訂中學生理及衛生課程標準〉，見教育部修正公布，《中學課程標準》（臺北：正中書局印行，1962），頁 115-122。除將 1948

可知即使前者並未規定必列保健一節，不少作者仍會對青少年耳提面命，但後者一旦刪除「健全的性知識」，心理衛生一部中便罕見提及性的課題了。換言之，對性欲的疑忌已逐漸被器官保健所取代。[44]

這兩份課程標準，都將人體構造安排在保健知識之前，以生理領導衛生，並將女性的生殖系統與功能獨列專項，取代男性慾望行爲的分量。凡此，皆與民國初年如 1929 和 1932 年的課標規劃有別，也和戰時重訂者的關注不盡相同。此後，要到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重新設計國民中學課程，將生理衛生一科改爲健康教育，才有進一步的變動。

三、《初中生理衛生》上冊最後一章〈生殖作用〉

目前所見戰後臺灣初中生理衛生教本共 11 種，其中根據 1948 年教育部公布的課程標準編撰的，有趙楷等二人和王祖祥等三人的 2 種，遵照 1948 年課標並配合 1955 年減輕負擔方案撰著的，有蔡東建、繆端生、巫華群和趙楷等二人者共 4 種，另外依據 1962 年新頒修訂課標編寫的，有趙楷等三人、李寶樞、邱承美、吳金塗和吳志暢的 5 種(附表三)。王祖祥是衛生官員，南京政府時期曾任市衛生局長、衛生部

年草案中被刪去的教學目標放回課標之外，其他幾點當年刪除者也重新納入，包括：一、消化作用，二、廢物排除項下的「體溫之調節」，以及三、立克次小體的傳染病等。

44 1962 年課標中「增進個人心理健康的途徑」項下列五條，包括健康的身體、適當的工作、良好的人間關係、健全的情緒，以及樂觀的態度。較之 1948 年課標，刪除了健全性知識、良好遺傳，以及適當環境三條。

次長，來臺後任衛生司長。[45] 趙楷是生物學家，隨國民政府來臺後，曾爲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博物系（後改爲師大生物系）系主任，他的教本多與學生合著。[46] 繆端生是昆蟲學家，從上海來臺，自 1948 年起亦在臺師大生物系專任教職，並長年在臺大昆蟲學研究所開課，以研究冬眠著稱，至 1974 年退休爲止，出版十多本動物生理學和昆蟲學之大學用書。[47] 蔡東建，日治時期臺中師範畢業，戰後任職於臺師大生物系，開授地質學與礦物學相關課程，1960 年左右以壯年猝逝。[48] 其他，如李寶樞原學獸醫，戰後來臺，後轉居美國，吳金塗畢業於臺師院博物系，並曾任基隆市立二中校長，邱承美曾就讀於國防醫學院。[49] 換言之，作者多爲教育中人，

45 見王祖祥，《衛生行政三十年瑣憶》（臺北：衛生雜誌社，1953）。王祖祥(1897-?)曾留美，獲 Johns Hopkins 大學公共衛生碩士。他於 1954-1968 年擔任中國家庭計畫協會名譽理事，見趙育農，〈一個女性經驗的家庭計畫：臺灣家庭計畫早期的發展(1954-196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表 3-1，頁 37-38。

46 趙楷在師大開授動物學，1970 年與當時師大生物系系主任吳京一，以及該系畢業生賈福相等合作編纂《正中動物學辭典》，頗受好評，幾度再版。而與趙楷合著初中生理衛生教本的楊義賢，曾任建國中學生物老師，李慶濤也畢業於師大生物系。感謝師大生物系施河教授接受電話口訪（2011 年 11 月 16 日），提供上述資訊。

47 繆端生(1905-1987)生平簡介見諸亞儂，〈繆故教授端生先生事略〉，《師大生物學報》，期 23（1988 年 10 月），頁 1-12。感謝施河教授提供繆端生在上海提倡節育事蹟，並說明他和薛德焴為甥舅關係。

48 見〈編輯大意〉，蔡東建，《初中生理衛生》（臺北：世界書局，1962 年 7 版）。感謝施河教授回憶蔡東建生平事蹟，包括研究勤奮，板書優美，受學生歡迎，以及罹癌早逝的訊息。

49 感謝施河教授提供吳金塗畢業科系。另，邱承美與吳金塗皆曾因政治案件牽連入獄，為白色恐怖受害者。又，李寶樞曾列名 1969 年 1 月初版之部定國中健康教育課本編審委員會名單中，顯有一定影響，但對其生平所知不多，目前僅見李俊文，〈李震瀛家世及晚年的一些情

但以生物學家爲主，衛生專業者則鳳毛麟角。

這些教本以《初中生理衛生》爲名，上下兩冊，〈生殖作用〉章都安排在上冊最末，預計應在初中二年級上學期結束前教授。其中多數再版，又以繆端生根據 1948 年課標編著者，到 1962 年以「在臺十三版」爲最盛，絲毫不受 1962 年新頒教綱或其他新出教材競爭的影響。直到 1968 年起實施九年國教，生理衛生納入健康教育，使用部定統一教材之後，這些課本才不見更新或再版。雖然作者出身不一，因參考著作或個人關懷有別，偶爾展現些微差異。不過，整體而言，它們之間的相似性甚高，而與早期如陳雨蒼等所編教科書顯著不同。最重要的是，雖然對男子性欲的焦慮仍然可見，但女性生殖的身體逐漸佔據了核心的位置。

（一）生殖生理掛帥：詳女略男、詳內略外、詳構造略機制

生殖逐漸在論述上佔據首要位置，可從各書作者的破題方式窺知。趙楷和王祖祥的教本最早，開章即進入第一節，依據 1948 年課標，直接說明青春期的發育，介紹內外生殖器官的組成與功能；但之後的各種教本，都在章題之下先安排一段文字，強調生殖的重要性。蔡東建謂：「父母生了我們，我們將來也要生子傳孫」，將生殖放在家庭延續的脈絡中。巫華群謂：「一個人如果需要生存，便非吃飯不可；如果要個人的生命能夠延續下去，當然就非靠生育不可了」，

況〉，《周恩來鄧穎超研究通訊》，2009 年第 2 期（總第 14 期）中提及。其餘二位作者巫華群和吳志暢，至今未能尋獲任何資料。

將生殖放在個體生命延續的脈絡中。[50] 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教本都直接稱生殖的目的在於繁衍種族，並未論及個人的生命意義或完滿的家庭生活，同時也不提避孕或節育之類的選擇。[51] 其中繆端生的破題文字，附圖一張，頗爲典型，如下：

> 人類要繁殖子孫，維持種族，這種作用，叫做生殖作用。負擔這作用的器官叫做生殖器官。生殖器官隨男女而異，男方的，叫做男性生殖器；女方的，叫做女性生殖器。

圖120. 生殖作用是繁殖子孫

50 蔡東建，《生理衛生》（臺北：世界書局，1962），上冊，頁 98；巫華群，《生理衛生》（臺北：環球書局，1958），上冊，頁 111。

51 雖然 1950 年代中舒子寬等便倡議家庭計畫，但在遷臺初期生聚教訓、反攻復國的大纛之下，避孕節育恐有違國策，不可能進入教科書中，需至 1960 年代臺灣經濟官員在美援機構的壓力下，才提出控制人口的政策。舒子寬的初步研究，見趙育農，〈一個女性經驗的家庭計畫：臺灣家庭計畫早期的發展(1954-1964)〉。經濟壓力下的人口控制，見郭文華，〈美援下的衛生政策——1960 年代臺灣家庭計畫的探討〉，收入李尚仁編，《帝國與現代醫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325-365。郭文指出蔣夢麟、尹仲容和李國鼎分別在 1959、1962、1964 年提出過人口控制，至 1964 年省衛生處長許子秋以孕前衛生和婦幼衛生為口號提出「家庭計畫」，但實際操作僅限於裝置樂普。

這段看似理所當然的文字，和蔡東建、巫華群的介紹類似，淺顯簡易，而與 20 世紀前半中國教本的行文方式有別，暗示其預設讀者，亦即戰後臺灣初二學生，較之前教本的使用者稍微年幼。[52] 而繆端生的附圖，畫出祖父孫三代的和樂景象，題爲「生殖作用是繁殖子孫」，既未申論種族議題，也不見任何女性身影，顯然所謂維持種族，指的是父系家族的綿延發展。之後，隨即進入第一節「生殖器」，由其描繪詳女略男，可知維持父系傳承，端賴女性生殖的身體。

課程標準既規範一節說明男女性器，另一節專論女性身體，分量上即已重女輕男。此外，若翻閱這十一種教本，可以發現對於器官的介紹，不論文字或插圖都是詳於內生殖器而略於外生殖器。至於課文鋪陳，則著重描繪生殖器官的構造與功能，忽略生殖的行爲與機制。基本上，所有教科書都會羅列男女內外生殖器的名稱，趙楷和巫華群的課本便僅止於此。[53] 流通最廣、版次最高，而且上下兩冊插圖最多的繆

52 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或因學校教育不普遍，或因戰爭導致失學，初中學生的年齡稍長，也可能已超過青春期。但在臺灣，雖然日治初期有小學生未畢業即返家結婚的紀錄，但自 1919 年總督府頒布教育令，1922 年修訂之後，便不斷推動普通教育，公學校 6 歲入學，12 歲畢業，續讀中學校者，大概皆在 13、14 歲左右。根據總督府資料統計，到殖民結束前的 1944 年，學齡兒童就學率超過 70%，學童數超過八十萬。見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頁 177。日治初期小學校學生 16、17 歲結婚輟學的消息，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八年(1905)11 月 26 日，號 2271，第 5 版；大正八年(1919)第一次頒布《臺灣教育令》，見臺灣總督府編，《臺灣法令輯覽》（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21），第十四輯，《學事》，頁 1。大正十一年(1922)第二次頒布《臺灣教育令》廢除前令，見第十五款〈臺灣諸學校〉，收入日本內閣官房記錄課編纂，《現行法令輯覽》（東京：有斐閣書房，1913-1930），第十五輯，《學事》，頁 428-429。

53 趙楷，《生理及衛生》（臺北：復興書局，1952），上冊，頁 62-63，

端生教本，在第一節「生殖器」中，以一段不到八十字羅列了男性生殖器的幾個部位，並附上一張插圖，如下：

> 男性生殖器最重要的部分是睪丸、輸精管和陰莖。睪丸一對，納於陰囊內，能生成精子，輸精管介於睪丸和陰莖之間，是一條彎曲的管子，能將精子運至陰莖，由陰莖射入女性生殖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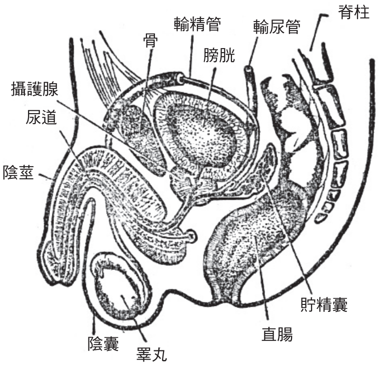


圖121. 男性生殖器的形態

接著，他介紹女性生殖器，不但字數較多，並且對於各器官形狀、功能與變化的形容也比較豐富，然後也附一圖，如下：

> 女性生殖器最重要的部分是卵巢、輸卵管、子宮、和膣。卵巢能生成卵子，輸卵管一端作喇叭狀，靠近卵巢，一端通於子宮，能把卵子運入子宮。子宮作袋狀，

說明青春期睪丸內的精子會發育成熟，之後便僅將睪冠、輸精管、精囊、射精管、前列腺、陰莖等名稱排出，未再多言。反而是在下冊第四章〈男女發育期間的衛生〉，頁 25 討論遺精時，強調「精液是由睪丸、睪冠（副睪）和前列腺的分泌物混合而成，含有可貴的蛋白質和磷酸鹽類等。」巫華群，《生理衛生》，頁 111-112，亦僅羅列名稱，並附兩張圖。

是容納胎兒的部分，有伸縮性，有胎兒時可伸張得很大，平時可縮得很小。膣作管狀和子宮相通，是精子的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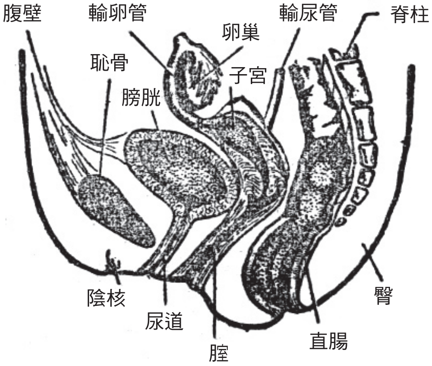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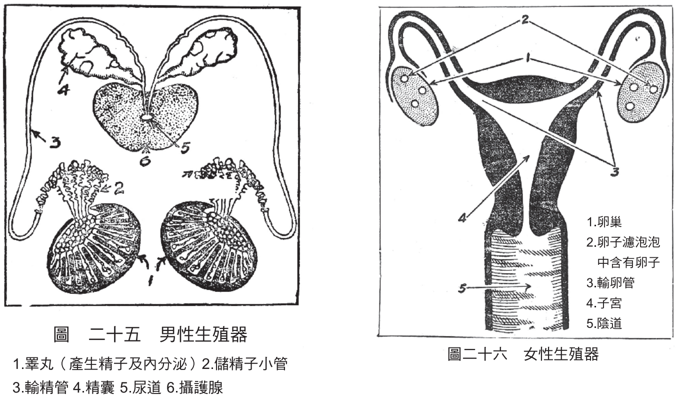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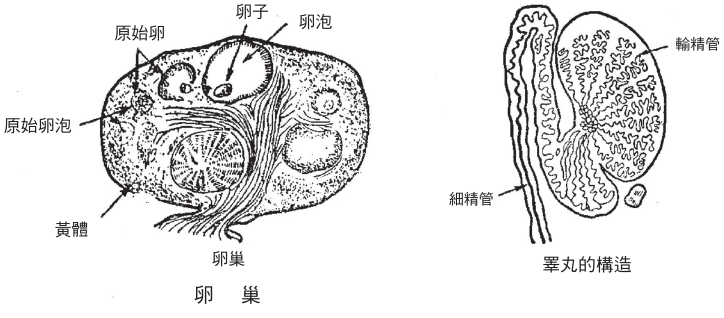
圖122. 女性生殖器

繆端生所附內外生殖器官縱剖面圖，亦可見於趙楷、巫華群、邱承美、李寶樞、吳志暢等人的教本。儘管各本的圖繪精粗有別，呈現外生殖器的方式則大同小異。繆端生指出子宮的伸縮性，卻未提及陰莖同樣也能屈張變化，他以各種譬喻描述女性的內生殖器，卻對插圖上標出的恥骨與陰核保持沉默。其他教本對於女性外陰的處理，大多亦循此模式。王祖祥的圖示僅透視男女內生殖器，完全不涉及外陰（圖一），吳金塗教本亦然。蔡東建、邱承美、李寶樞等，也附加了類似的女性內生殖器透視圖，卻未提供男性的部分。此外，吳志暢增設卵巢與睪丸等內生殖器圖（圖二），與前出之巫華群、蔡東建、邱承美等教本相同。如此一來，不論文字或插圖，明顯可見各教本皆詳女略男而詳內略外。

圖一：王祖祥教本男（左）女（右）內生殖器透視圖(1951)



圖二：吳志暢教本卵巢（左）睪丸（右）圖(1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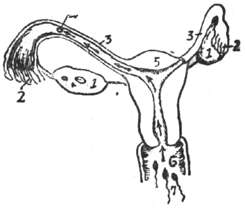


李寶樞的敘述比較詳細，分主性器和附性器逐條解釋，他形容卵巢如杏仁、輸卵管似喇叭、子宮爲梨狀，針對每一器官的組織質地，如皺襞、細毛、黏膜、體液清稠，以及前後相連的管道等加以說明，並稱女性陰核與男子陰莖相當。此外，他列出精索、副睪、尿道球腺等其他教本少見的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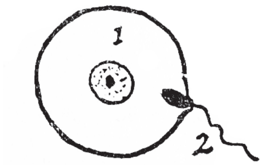
器官名稱，並形容精囊爲梨形、前列腺成大栗子狀、說明勃起乃陰莖受刺激興奮時海綿體充血漲大。[54] 吳志暢的教本在女性生殖器中加列乳腺，更增篇幅，並指出人類生殖的過程中女性負擔較重，因此生理現象較男性複雜，爲詳女略男稍做解釋。[55]

雖然生殖的生理掛帥，各家作法卻多採羅列器官、解釋名詞的方式，不見說明性的行爲與機制。巫華群附圖呈現受精的過程，是放在介紹女性內生殖器的脈絡中（圖三）。只有蔡東建的教本透過精子的旅程，比較詳細地說明從男性內生殖器的睪丸出發，經輸精管、儲精囊，和前列腺分泌的精液混合，由外生殖器陰莖內的射精管射出體外。該教本罕見地形容精液色白、味臭、鹼性，說明陰莖末端的龜頭、包皮，

圖三：巫華群教本受精過程（左）與現象（右）圖(1958)



圖（57） 受精的經過
（箭頭表示精子行進的方向）
1.卵巢 2.輸卵管繖 3.輸卵管
4.卵子 5.子宮 6.陰道 7.精子



圖（58） 受精的現象
1. 卵子
2. 精子

---

54 不過，只有邱承美的教本明確指出「性慾衝動」刺激勃起。

55 吳志暢，《生理衛生》，上冊，頁 115；吳金塗，《生理衛生》（臺北：建中書局，1964），上冊，頁 117。吳志暢的行文和吳金塗的教本一模一樣，推測若非兩者互抄，就是來自同一底本。

以及受刺激時大量血液流入海綿體，會使陰莖脹大硬直等變化機制。接著他解釋女性身體，則從外生殖器的大小陰唇講起，說明其間爲陰門、腹側有陰核，陰核相當於男性的陰莖，陰門口有處女膜，進入則爲陰道，是接受精液的場所。然後跳到骨盆背側的卵巢，每月產生一個卵子，由輸卵管送出，與從陰道爬上來的精子結合受精，下到子宮著床，即爲胎兒。這種敘述法，以精子爲主角，從它自男性內生殖器出發到外生殖器，再經女性的外生殖器進入內生殖器，動機和方向明確，以受精爲目標的方式介紹生殖器官。

精子的旅程標示出它的動能。其他教本雖未如蔡東建般作方向性的描述，對於精子的活力也多所著墨，並好比較數量。兩相對照，卵子顯得停滯不前，呈現安靜守候的形象。王祖祥的敘述對比最明顯，強調「女性一生排卵不過四百個，其餘的卵子濾泡均漸漸萎縮而消滅」，而男性「一次性交所排出的精子約爲二億」。雖然只有一個精子能使卵子受精，但教本這種彷彿以數量較高下的遣詞用字，卻沒有交代其他精子的下場。[56] 繆端生稱：「男子的睪丸內有很多精子，每次排出的精子有數百萬」，「女人的卵巢內有卵子三、四

56 王祖祥，《生理衛生》，頁 79。這種行文鋪陳，令人想起 Emily Martin 的經典論文，其中分析 1980 年代美國生物和醫學教科書中討論人類生殖系統時，所反應的兩性角色刻板印象。見 Emily Martin, "The Egg and the Sperm: How Science Has Constructed a Romance Based on Stereotypical Male-Female Role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6:3 (1991), pp. 485-501. 中譯見顧彩璇，〈卵子與精子：科學如何建構了一部以男女刻板性別角色為本的羅曼史〉，收入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主編，《科技渴望性別》（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 199-224。

萬個，但每月祇有一個成熟」。[57] 他的教本是唯一提及遺傳物質，以及小孩性別由精子決定的，卻誤列了染色體的數量：

> 成熟的卵子作球形，很小，不能自動，卵內有二十四個染色體，可遺傳母系的形質。……成熟的精子有頭和尾，全形如蝌蚪，尾部振動時，可以自動，頭部內有染色體二十四個，可遺傳父系的形質，其中有一個染色體或大或小不定，是決定性別的。[58]

繆端生在課文和複習中都強調精子能自動，卵子卻不能。雖然卵子的直徑在精子的總長度兩倍以上，體積則超過精子的一百倍，但除了蔡東建明確寫出卵子直徑 0.2 公分，精子全長僅 0.05 公分以外，其他課本都沒有說明。趙楷的教科書介紹了卵子的直徑，卻未提供精子大小，只說比卵子小。繆端生則說卵子很小，卻不提精子的體積。[59] 而且除了蔡東建標明圖中精子經過放大，其他課本插圖都將精卵並列，顯示形狀，不說比例（圖四、圖五）。這種呈現方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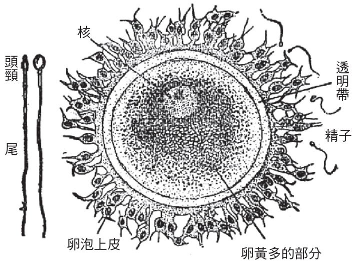
57 繆端生，《生理衛生》，上冊，頁 119。一次射精究竟排出多少精子，各教本說法不一，蔡東建便稱一次三億，比王祖祥的還多，巫華群則稱一次千萬以上，比繆端生稍多，顯示教材各有所本，也可能以訛傳訛。

58 繆端生，《生理衛生》，上冊，頁 119。20 世紀初發現染色體與遺傳因子的關連後，即得知人類每個細胞帶有二十三對，共四十六個染色體，其中二十二對體染色體，男女並無差別，第二十三對性染色體，女性由兩條 X 染色體組成，男性則由一條 X 一條 Y 組成。生殖細胞精和卵則數量減半，由二十二個體染色體和一個性染色體組成，結合成受精卵後，復為一個帶有二十三對染色體的細胞。換言之，人類的染色體共有二十四種，卻非二十四個。繆端生教本稱精卵細胞各有二十四個染色體，不知是當時參考的資料或吸收的知識有問題，或是筆誤與校訂疏失。1962 年該教本第十三版時，這個錯誤仍未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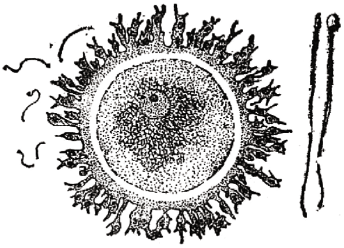
59 蔡東建，《生理衛生》，上冊，頁 99-100；繆端生，《生理衛生》，上冊，頁 119。

與 20 世紀前半教科書中清楚標示精卵比例的作法不同，給人精子大小和卵子差不多卻充滿動能的印象。[60]

圖四：蔡東建教本精卵比例圖(1962)　　圖五：趙楷教本精卵圖(1952)



第九十六圖　精子和卵子（左圖精子特別放大）



圖七十六　人類的卵和精子

事實上，對於生殖細胞這種男多女少、男動女靜的描述，和教本中陳述青春期變化的模式頗相彷彿，呼應著現實社會中性別角色的區隔與期待。各教本判定青春期的年齡，大同小異，除了趙楷稱女性爲 13 到 19 歲、男性爲 15 到 23 歲，幅度較大之外，其餘皆以男 16、女 14 爲準。不少教本指出發育會受氣候影響，稱熱帶發育早而寒帶發育遲。[61] 這類環境決定論，偶見於清末譯介入華的婦產科專書，但鮮爲 20 世紀前半中國的生理衛生教本所採用。[62] 相形之下，戰

60　早期教科書，如 1930 年代郭任遠的課本，多在圖示時標明精子經放大五百倍。討論見李貞德，〈二十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收入《衛生與醫療》。

61　只有趙楷和邱承美未觸及環境決定論。較晚的課本也有談到種族、體質與食物影響者，如吳金塗，《生理衛生》，上冊，頁 115；吳志暢，《生理衛生》，上冊，頁 114。

62　合信，《婦嬰新說》（上海：仁濟醫館藏校，1858），在〈總論月經〉中以印度女孩 11 歲來經為例，說明熱帶氣候的影響，與寒帶的英國

後臺灣教本多舉東北爲例，說明寒帶發育較晚，對照印度人的早熟，似乎暗示了日本殖民醫學的遺緒。[63]

至於發育之後，各教本多稍微提及性徵的出現，包括男子喉頭隆起、聲音變粗，女子月經來潮、乳房突起，然後便著墨於心理與性格的差異。一般強調男性體格雄偉、肌肉粗壯、皮膚粗糙、聲音宏亮、情緒剛強、性格豪放、積極、好動，對女性開始有愛慕之念；而女性則體格苗條、肌肉豐腴、皮膚細潤、聲音清脆、情緒溫柔、關心修飾、同情、好靜，對男性富於感情卻羞與接近。有的教本特別指出女性「臀部和大腿肥碩」，或「全身柔軟而肥滿」。要之，以男強女弱、男動女靜、男粗女細、男積極女退縮爲主，並且凸顯女性作爲生殖身體的形象。[64]

相對照。另，中共轄下出版者，亦未以東北為特例，如林英、文彬如編著，皖北行署教育處審定、中學課本及青年自學讀物《實用生理衛生》（皖北：新華書店，1949），第八章〈生殖〉，第一節「生殖器官的衛生」，頁 39，青春期條目之下，雖同意寒熱帶不同，但僅以印度為熱帶之例，並稱「我們中國，差別不大」。將東北視為中國內部的特例，或為日治滿洲認知上的遺產，為戰後臺灣所襲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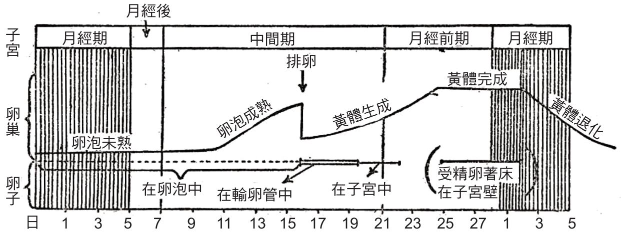
63 如巫華群，《生理衛生》，上冊，頁 112；李寶樞，《生理衛生》，上冊，頁 96-97。日本生理衛生專家自明治末期即擔心兒童早熟，發育不充分，身材體魄無法與歐洲人種相抗衡，討論見 Izumi Nakayama, “The Problem of Precocious Puberty in Meiji Jap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Anatomical Modernity: Gender and Health in East Asia,” held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une 3-4, 2013.

64 趙楷，《生理及衛生》，上冊，頁 62；蔡東建，《生理衛生》，上冊，頁 101；巫華群，《生理衛生》，上冊，頁 113；繆端生，《生理衛生》，上冊，頁 118；李寶樞，《生理衛生》，上冊，頁 98；邱承美，《生理衛生》，上冊，頁 90；吳金塗，《生理衛生》，上冊，頁 116-117；吳志暢，《生理衛生》，上冊，頁 115。只有王祖祥的教本完全未及男女在性格或情緒方面的差別。

（二）女性的生殖人生：從來經到停經

戰後兩度修訂課程標準，女性身體皆爲生殖作用的焦點，教材大綱既要求專列一節說明來經、停經、懷孕與分娩，課本行文便以孕產爲目標介紹月經。所有教本都會說明來經的機制與週期，描述子宮內壁黏膜充血、增厚、破裂而後行經的過程，有的形容經血的成分與顏色，有的提供經期天數和出血量。[65] 蔡東建的教本更附圖解釋月經和排卵的關係（圖六），吳志暢亦然。兩書圖示不論形式或內容都完全一樣，推測應來自相同底本，不過，皆未註明出處。[66]

圖六：蔡東建教本月經和排卵的關係圖(1962)



第九十八圖　月經和排卵的關係

既以孕產爲目標，來經之前與停經之後的性便不在討論之列，並且各教本皆以斬釘截鐵的方式形容月經週期的必然

65 說明成份與顏色，如繆端生，《生理衛生》，上冊，頁 118。一般皆稱經期三至五天，出血量一兩百公克，唯吳志暢，《生理衛生》，上冊，頁 115，稱經期可達六至七天；巫華群，《生理衛生》，上冊，頁 114，稱出血可達三百公撮。

66 兩圖分見蔡東建，《生理衛生》，上冊，頁 102 和吳志暢，《生理衛生》，上冊，頁 116。因兩書皆未提供參考資料來源，有待回溯確查。另外，趙楷，《生理及衛生》，上冊，頁 65；李寶樞，《生理衛生》，上冊，頁 98，兩者則以文字敘述月經和排卵的關係。

性，不說明例外的可能，宣稱除了懷孕及哺乳之外，「從不間斷」，「一直到 45 歲左右，必定按期發生」。[67] 這種早期教本所不見的斷然語氣，可能是爲了安撫出血少女的恐慌。最近的經驗研究顯示，戰後成長的女孩在無預警的情況下經歷初潮，大多深感害怕，有人以爲將死。[68] 吳金塗特別說明：「月經乃是女性特有的生理現象，並不是疾病」，蔡東建和李寶樞更加強語氣，稱：「如無月經，或來而不暢，反爲病態」，皆可見作者的用心。[69] 一方面，教本以陳述事實的方式說明來經，既不涉及月水污穢，也不發出成年禮讚，似乎只是提供正確無誤的科學知識，無關社會文化。但另一方面，幾乎所有教本都將月經的有無納入婚姻此一社會機制中，稱健康已婚女子，如遇月經中止，即爲懷孕的徵兆，完全無視於生殖可能在婚姻之外發生的事實。[70]

教本標榜科學知識，卻不免特定意識型態，從課文的遣詞用字可以窺知。對於來經，幾乎所有作者皆以負面語彙描述，大多以「變質退化」形容子宮黏膜，以分裂、損失等詞彙描述出血。有的強調子宮黏膜的增厚、充血，是爲了等待

67 趙楷，《生理及衛生》，上冊，頁 65；邱承美，《生理衛生》，上冊，頁 91；吳金塗，《生理衛生》，上冊，頁 117。

68 王秀雲，〈從意外到等待：臺灣戰後的年輕女孩與初經，1950s-2000s〉。感謝王秀雲教授惠賜未刊稿供參。

69 吳金塗，《生理衛生》，上冊，頁 117；蔡東建，《生理衛生》，上冊，頁 101-102；李寶樞，《生理衛生》，上冊，頁 98。

70 邱承美，《生理衛生》，上冊，頁 90；繆端生，《生理衛生》，上冊，頁 119；吳金塗，《生理衛生》，上冊，頁 117。只有吳志暢的教本稱健康女子月經中止，即可能懷孕，沒有將之納入婚姻脈絡中。見吳志暢，《生理衛生》，上冊，頁 116。此外，與 1932 年課標相比，1948 年以後的教本，對性病防治的著墨也大幅減少，不論在議題或語氣上，都更強調性是只在婚姻內發生的行為。

受精卵著床發育，倘若不受精，「則此次準備便形落空」，「卵死膜落，隨血液排出體外」。[71] 有的形容行經女性情緒衝動，神經過敏，性情暴躁，主張應鎮定情緒，避免激烈運動，注意衛生，妥善處理。[72] 只有一個教本寫作方式稍微不同，稱「成年女子的子宮黏膜常爲定期的變更」，指月經的來源即「血液及黏膜流入子宮腔內，繼至陰道而排出」，但若「成熟的卵子受孕，則月經便告暫停」。[73] 事實上，這種寫法和 20 世紀前半的課文比較相近。早期的教本聚焦於青春期的生理變化，談來經，稱其爲卵子成熟的徵兆，視月經爲平常狀態，懷孕爲例外，沒有傳達受孕才算成功，來經代表失敗的印象。[74]

至於停經，更是充滿負面形象，或稱生殖器官萎縮，性慾減退，或稱由於內分泌缺乏，生理、心理皆起病變，令女性感到非常痛苦。有的教本將之定名爲更年期，稱此之後，女性失去生殖能力，「特有的情緒也逐漸淡化」，身心顯著轉變，「漸漸失去女性特有的溫柔性格」，甚至產生種種疾病，是所謂停經期障礙，並且強調這是女性生理上必經的歷程。[75]

---

71 趙楷，《生理及衛生》，上冊，頁 65；邱承美，《生理衛生》，上冊，頁 90。

72 王祖祥，《生理衛生》，上冊，頁 80；蔡東建，《生理衛生》，上冊，頁 102。

73 吳志暢，《生理衛生》，上冊，頁 1968。

74 如現存最早談及性與生殖的中學生理衛生教科書：宋崇義，《生理衛生學》（上海：中華書局，1923 年初版，1929 年第 35 版），頁 75-76。討論見李貞德，〈二十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收入《衛生與醫療》。

75 趙楷，《生理及衛生》，上冊，頁 65；王祖祥等，《生理衛生》，上

將停經階段獨立論述，發軔於 19 世紀末西方醫界，不久即傳至東方。[76] 蔣渭水 1924 年發表於《臺灣民報》的〈婦女衛生〉長文，便已稱之爲更年期，說明女性將失去生育力，但並未持負面態度或憂慮其身心障害。[77] 20 世紀前半中國的生理衛生教本既著重青春期的發育，亦多不及此，唯少數由婦產科醫師編寫者，對「絕經期」顯得戒愼恐懼，主張應效法歐美婦女，由醫師檢查生殖器。[78] 事實上，將停經賦予疾病形象，視爲女性必須承擔的痛苦，這種觀點不見於早期的課程規劃，也未必符合婦女的生命經驗。[79] 最近的研究指

冊，頁 81；蔡東建，《生理衛生》，上冊，頁 102-103；李寶樞，《生理衛生》，上冊，頁 99。

76 首部專論停經的美國醫學著作，為紐約醫師 Andrew Fay Currier 在 1897 年出版者，但其中亦稱對大多數婦女而言，並非人生危險階段。見 Judith A. Houck, *Hot and Bothered: Women, Medicine and Menopause in Moder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4.

77 蔣渭水，〈婦女衛生〉，第二章「發情期和月經」，《臺灣民報》，大正十三年(1924)7 月 21 日，卷 2 號 13，頁 13-14。

78 中國教本首見對絕經期戒慎恐懼者，為程瀚章，《衛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冊 3，頁 85-86。

79 日本研究顯示討論更年期的書刊在 1980 年代以後大量出現，卻不是中年婦女關注的議題，停經婦女抱怨肩膀僵硬比熱紅潮來得多。美國 19 世紀的研究則指出，女性視停經為擺脫生殖重擔的象徵，是鬆了一口氣而非沮喪的人生階段。臺灣的研究主張將停經稱為更年期並加以治療，是正常生命經驗遭到醫療化的結果。美國 19 世紀研究，見 Carroll Smith-Rosenberg, “Puberty to Menopause: the Cycle of Feminin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82-196. 日本的調查，見 Margaret Lock, *Encounters with Aging: Mythologies of Menopause in Japan and North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臺灣的情況，見張玨、張菊蕙，〈婦女健康與「醫療化」：以停經期／更年期為例〉，《婦女與兩性學刊》，期 9（1998 年 7 月），頁 145-185。至於傳統中醫婦科，似以調經為重，

出，將女性停經前後的過渡階段病理化，是 1930 至 1960 年代英美婦科醫學的重要演變，符合戰後婦女回家的呼籲，也被視爲以荷爾蒙療法保持女性特質的先聲。[80] 臺灣有些 1960 年前後出版的生理衛生教材反映了這個新的發展，但並非所有課本都持相同意見。例如，繆端生便稱：「停經的女子，已失去生殖能力，不再懷孕，但其精神和體格俱健全，仍可度美滿的夫婦生活，仍可爲家庭和社會服務。」否認停經會有身心疾病的說法。[81] 也有作者持其兩端，各寫一點，一方面指出：「有些婦女往往出現心理及生理的障害」，另方面則要求讀者明瞭：「停經不過是生殖能力的告終，但仍能保持精神和身體的健全，度美滿的夫婦生活」，並強調停經期後，女性會有更多時間精力爲家庭與社會服務，嘗試既容納西來新知，又符合在地現況。[82]

來經停經皆令人沮喪，孕產則是生命的禮讚。日治時期臺灣高女的家事課本，和 20 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科書，

停經非討論焦點，詳細情況有待深入研究，以瞭解中西新舊觀點與實作的變化。

80 Judith A. Houck, *Hot and Bothered* 分析自 1897 年第一部專論停經期的醫學論著出現，到 1980 年代荷爾蒙療法確定致癌的一百年間，美國婦女、醫學界和通俗文化對更年期看法的三度轉折。而自 1938 年英國生化學家發表便宜有效的合成雌激素，至 1966 年紐約婦科醫生出版 *Feminine Forever* 一書，大力倡導荷爾蒙療法的三十年間，也正是戰後美國婦女逐漸回歸家庭扮演妻母角色的時期。性別角色與醫學新知相輔相成，將更年期定位為女性需與之對抗以保青春的辛苦階段。

81 繆端生，《生理衛生》，上冊，頁 119。另外，吳金塗，《生理衛生》，上冊，頁 118，和吳志暢，《生理衛生》，上冊，頁 116，也持相同論點，強調女性即使不再生育，身體和精神仍都健全。

82 邱承美，《生理衛生》，上冊，頁 91。

雖然會列「婦嬰衛生」之類的篇章，但著重在照顧產後母子，尤其是嬰幼兒保健，對於受孕與懷胎，則幾乎不論。1948 和 1962 年的課程標準既將懷孕分娩特別標出，各家作者便闢專節說明。雖然詳略有別，但不少細節確是首度出現在初中課本中。

各教本解釋孕產的方式，和說明生殖器官時類似，多將相關名詞羅列簡介，如受精、懷孕、胚胎、胎盤、臍帶、陣痛、分娩等，此外重點便不盡相同。多數教本會說明受孕地點在輸卵管內，只有一種教本指出受孕時機是排卵後一兩星期內。[83] 少數教本會描述孕婦身材的變化，蔡東建則特別形容孕婦食量和食慾的起伏，提醒攝取足夠營養以備胎兒發育之需。有的教本說明胚胎在子宮內生長的速度和變化，包括受孕兩週和四週後的大小，四個月即可辨明人形和男女，以及七個月即使早產也能存活等，是僅見提到非正常生產的教本。[84] 多數教本稱孕期以 280 天爲準，形容分娩的歷程以子宮收縮引起陣痛開始，胎兒由陰道擠出，以胎盤排出告終。有的則在 280 天後，又說：「即妊娠滿 10 個月」，將西方醫學知識和傳統中國說法混同並存，只有巫華群的教本以西方醫學九個月爲斷。[85] 吳金塗和吳志暢的教本強調分娩是母體的主動性，要將胎兒排出體外，王祖祥和繆端生提到羊膜破裂和羊水流出，趙楷、王祖祥和邱承美則指出正常的姿勢應爲頭在先、軀幹四肢在後。李寶樞未多言孕期或產程，卻

---

83 說明在輸卵管受精者，有王祖祥、繆端生、李寶樞和吳金塗，只有邱成美標明在外三分之一處，李寶樞指出受孕時機。

84 趙楷，《生理衛生》，上冊，頁 65；巫華群，《生理衛生》，上冊，頁 116。

85 中西古今混同講法，見蔡東建，吳金塗。

是唯一教導預產期算法的，顯示作者在課標「來經、停經、懷孕與分娩」的基本規範下，亦各有偏重。[86]

早期教本在「婦嬰衛生」專章專論的嬰幼兒照顧，在戰後臺灣的教本中所佔份量不多。在說明嬰兒脫離母體的情況時，幾乎所有教本的遣詞用字皆相同，稱新生兒「自空氣吸收氧氣，自乳汁吸取養分」，繆端生更是言簡意賅，只說：「子宮收縮，把胎兒產出體外」。唯獨趙楷強調人乳是嬰兒最好的食物，蔡東建提醒若泌乳量少，應以壓力擠出。[87] 至於母體保護，亦非各教本皆提及。王祖祥強調產前檢查、避免難產，以及醫師的重要性，特別提醒確認母體骨盤、心臟和腎臟是否足堪負荷分娩的重擔，繆端生則將這部分納入保健一節中。蔡東建著重產後調養，說明母體因分娩而流血過多，又激烈腹痛，產後身體衰弱，應絕對安靜，補充營養，至少休息一個月。李寶樞卻從正面敘述，稱：「女性分娩也是一種生理現象，除了極少數難產，或須用手術外，大多數(95%)都屬順產」，稱分娩後四十日子宮即可完全恢復，卵巢於哺乳停止後即再度排卵，強調生產之自然面向，不多言母體保護，也低調看待醫師的重要性。[8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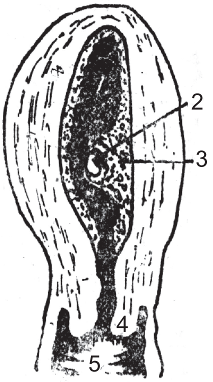
86 孕婦身材變化，見趙楷，《生理衛生》，上冊，頁 65，他並特別定義：「妊娠期的母親稱為孕婦」。蔡東建，《生理衛生》，上冊，頁 110。飲食變化，見蔡東建，《生理衛生》，上冊，頁 99-100，他形容懷孕初期可能噁心、嘔吐，食慾減退，卻貪食酸奇異物，其後噁心消除才食慾大增，可能影響胎兒營養。計算預產期，稱「從最終月經第一日減三個月加七天」，或「從最終月經第一日加九個月又七天」，見李寶樞，《生理衛生》，上冊，頁 99。

87 建議擠壓乳汁者，見蔡東建，《生理衛生》；以嬰兒角度說明者，見邱承美，《生理衛生》；強調人乳最優者，見趙楷，《生理衛生》。

88 李寶樞，《生理衛生》，上冊，頁 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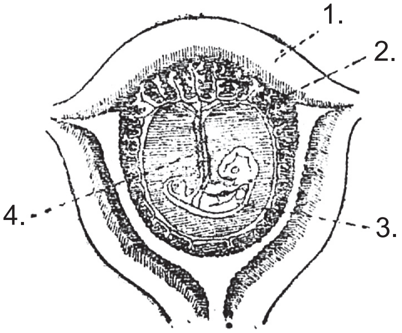
雖然各教本關注孕產的重點不完全一致，但對照性器的描繪，卻都比較詳細，所附插圖亦較多。巫華群圖示懷孕後的子宮（圖七），爲各本獨見。趙楷提供「胚胎在子宮的狀況」（圖八），爲蔡東建、繆端生、吳志暢承襲。他另附「胚

圖七：巫華群：懷孕後的子宮(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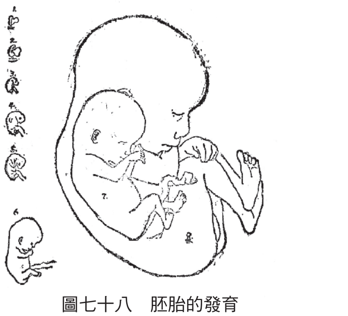
圖（59）　懷孕後的子宮
1.　子宮腔　2.胚胎
3.　將來形成胎盤處的子宮粘膜　4.　子宮頸　5.陰道

圖八：趙楷：胚胎在子宮的狀況(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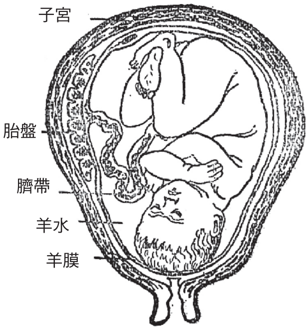
圖七十七　胚胎在子宮的狀況
1.子宮壁 2.胎盤 3.胚胎 4.繫帶

圖九：趙楷：胚胎的發育(1952)



圖七十八　胚胎的發育
1.二十五天 2.三十二天 3.三十五天 4.四十天 5.四十三天 6.六十天 7.三個月 8.四個月

圖十：蔡東建：生產前胎兒的位置(1962)



第一〇〇圖　生產前胎兒的位置

胎的發育」，包括二十五天、三十三天、三十五天、四十天、四十三天、六十天、三個月和四個月小圖（圖九），亦和邱承美教本類似。蔡東建又有「生產前胎兒的位置」（圖十），也可見於巫華群、吳金塗和吳志暢教本。換言之，不論文字或圖示，皆可見生殖生理掛帥，並以女體爲主的安排。

有趣的是，不論附圖多寡，極少有某一教本的插圖是其他教本所無者。各教本附圖兩兩相似，顯然同源，卻都未註明出處。這種現象不限於生殖作用章，全書皆然。繆端生在上冊〈編輯大意〉中明言：「全書插圖擇取美國、日本教本之長，數量之多，已超過該兩國之現行教本，此類插圖，不僅可助學生理解內容，且可引起讀書之興趣。」一方面呼應課標要求，以視覺教材提升教學效果，另方面證明圖示確實源自他國教本。[89] 我曾廣泛搜尋 20 世紀初歐美婦產科大學用書，發現其中不少圖示爲臺灣生理衛生教本所收錄。[90] 但有些解剖學專書，並不見藏於臺灣圖書館，推測爲教本作者各顯神通、私下取得，再複製利用。此外，性器與胎孕圖示

89 蔡東建在上冊〈編輯大意〉中稱：「本書插圖力求正確與豐富」，在下冊說明：「採用照相圖版刊載電子顯微鏡與其照相，該項教材美日新課本均已普遍採用。」強調與科學先進國家同步發展的努力，也暗示美日教本為插圖來源。

90 如前引蔡東建、吳志暢的卵巢圖，與 Henry Gray, *Anatomy of the Human Body* (1918), p. 5 所示相同。此處巫華群所示「懷孕後的子宮」，趙楷、蔡東建、繆端生、吳志暢所示「胚胎在子宮中的狀況」（或懷孕），以及蔡東建、巫華群、吳金塗、吳志暢所示「生產前胎兒的位置」（或稱：子宮內成熟的胎兒），似皆出於 John H. Dye, *Painless Childbirth and Diseases of Women and Children* (1912), pp. 53-56. Gray's *Anatomy* 自 1858 首版以來，即為醫學院解剖學權威教科書，或許比較容易取得，但目前臺灣僅東吳有 1930 年、臺大有 1942 年的版本，臺師大和其他學校皆無 1948 年之前的版本。

既多來自婦產科大學用書，各解剖圖皆獨立存在，沒有放在人體脈絡中。雖然有些生理衛生教本在上冊開篇會提供幾張全人彩圖，但多限於呼吸與消化器官，從來不涉及生殖，因此生殖器官與其他臟器之間的相關位置不明，也難以看出在人體的那個部位。直到 1968 年部定國中健康教育課本的插圖，才第一次將生殖器放在人身全體中呈現（圖十一）。[91]

圖十一：部定《健康教育》男女生殖器官圖(1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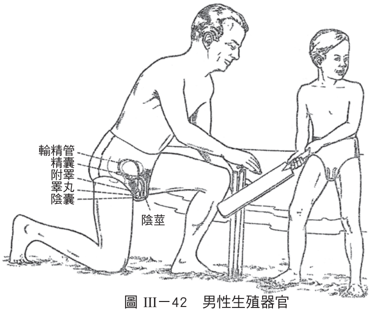


圖 III－42　男性生殖器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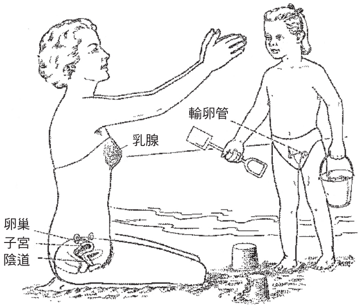


圖 III－43　女性生殖器官

繆端生因教本插圖豐富而頗感自豪，他爲教本「創全國採用最廣之紀錄」，在〈修正版補白〉中感謝各校教師，又稱依據大中書局收集各校師生的評語，決定添製彩圖，增加

91　此部定教本依據 1968 年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暫行課程標準編纂，第二冊第三篇第十二章〈生殖作用〉所附插圖，其中男女，髮色淺、深目高鼻，顯為西方人。至 1973 年更新教本，依據 1972 年國民中學健康教育課程標準編纂者，才以黑髮及東方人輪廓呈現。1945 至 1968 年生理衛生教本圖示中，東西方與男女性的區隔特色，不如 20 世紀前半來得明顯，討論見李貞德，〈二十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本中的性、生殖與性別〉，收入《衛生與醫療》，「圖畫乾坤，男女有別」小節。

插畫，顯然視覺輔助教材是該本歷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不過，他在生殖作用一章中只放了四幅，即前引祖孫三代圖、男女生殖器縱剖面圖和懷孕圖，是全書各章中插圖最少的。若統計各教本中的圖示，也可發現生殖作用章的附圖通常數量最少。那麼，大量的圖示展現在何處呢？繆端生在下冊增〈編者附啓〉，說明根據全國教師意見，認為漫畫化之插圖，可使學生印象深刻，提高教學效率，因此格外增多。而這些漫畫，「半數係仿製美日之專書及雜誌，半數由編者設計，請鄧世琮先生繪製」。他大方地表示：「其他書籍如註明出處，歡迎轉載」，不過，他的教科書一如其他課本，也未註明所引美日大專用書或雜誌的出處。[92]

四、性的保健與性別規範

繆端生的教本獨樹一幟，除插圖豐富、增設漫畫之外，他自始即列保健專節，也和其他教本稍異。事實上，1948 年的課標並未規範在生殖作用章中說明保健，各教本雖仍在課文不同處提及性器保護的必要，但多延續 20 世紀前半的道德勸說。繆端生強調健康檢查，完全不提性慾控制，反應他的衛生與性別觀念。

（一）生殖器官攝護：女生宜清潔、男生需禁慾

趙楷的教本最先在臺灣出版，雖宣稱依 1948 年課標編著，但章節安排與論述重點常與前引陳雨蒼等據早期大綱撰

[92] 這個聲明，在 1957 年臺 2 版和 1962 年臺 13 版中皆有。

寫者類似。他在 1952 年的《初中生理衛生》下冊第二編《人體衛生》中列專章〈男女發育期間的衛生〉，僅兩頁。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說明女性應注意經期清潔與安靜，三分之二則用於教導男性避免遺精病的危害。他破題先說精液含有可貴的蛋白質和磷酸鹽類，若遺精次數過多，除消耗重要分泌物，也「將造成性器官機能不健全及神經衰弱，貽害非淺」。接著便介紹九種避免遺精病的方法，最重要的即在於控制性的衝動，包括被褥不可過暖或過重，睡時應採側臥位，以免陰部受壓等等，一方面呈現傳統精液寶貴的觀念，另方面顯示對少男性事的焦慮。事實上，趙楷的焦慮也直接反映在「編輯大意」中，他稱中學時期的男女發育甚速，身心變化劇烈，若缺乏正確知識，將發生病態，誤入歧途，因此他的教本「特就青春期兩性的發育，以及正確的衛生方法，加以詳細的敘述，期能對青年學生作合理的指導和糾正。」換言之，早期課標中「性的發育行爲和責任」一項，仍是這本戰後教科書潛在的指導原則。[93]

對少年性事的焦慮，亦可見於巫華群的教本。他以三小節討論生殖系統的保健，第一小節「保持生殖器的清潔」，僅以不到一百字交代男性沐浴時應將包皮翻開洗乾淨，以免藏污納垢，建議女性每天都應清洗陰道，避免分泌物造成發炎。第二小節「合理控制性慾」，卻以洋洋灑灑近五百字說明性慾是人類的正常功能，但爲了社會安寧與家庭幸福，文

93 趙楷，《生理及衛生》，上冊，頁 25-26。1929 年中華民國政府首度頒布初中生生理衛生暫訂課程標準時，便有「性的發育行為和責任」一項，之後各次修訂課標，或隱或顯，討論見李貞德，〈二十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收入《衛生與醫療》。

明人應加以控制，以別於原始人或禽獸。然後在第三小節「不要早婚」中再以兩三百字解釋早婚影響身心發育、求知進取，以及前途事業，主張：「男子最好能在學業完成後或經濟能夠完全獨立時（約 25-30 歲），女子必須身心完全發育後（約 20-25 歲）再談婚嫁的問題」。[94]

避免早婚，是國民政府來臺之後的課本才首見納列。20 世紀前半中國出現「初中生」這種族群時，學生年齡較長，就學期間返家成親的故事不少。日治時期殖民政府雖亦宣導成年結婚，但因生理衛生不談性與生殖，故非課本重點。戰後教本既有避免早婚一項，有些作者便將少年性事納入推遲婚嫁中論述。王祖祥提醒學生不宜太早開始性生活，鼓勵培養崇高理想和遠大抱負，以免全憑本能，與獸類無異。[95] 蔡東建警告若精子卵子不夠成熟，則孕產多不健全，故應避免早婚，並稱：「正式結婚後才應有正當的性生活。」[96] 此後，依據 1962 年課標編寫的教本，亦多在「生殖器的保健」一節中列出理想結婚年齡，並建議產前檢查。除邱承美以較長篇幅要求青年男女參加有益身心的活動，迴避「低級趣味的書報、圖畫、音樂」，以「保持個人心理的健全，維護家庭及社會的安寧」外，其他教本已少見這類道德勸說的文字。[97] 李寶樞的生殖器官保健專節，不過百字，雖也暗示男生應制慾，但重點放在女生的經期保養：

> 局部清潔是保健的第一要義，女子在月經期內，生殖

---

[94] 巫華群，《生理衛生》，第二編《人體衛生》，第一章〈人體各系統的保健〉，第七節「生殖系統的保健」，頁 15-17。

[95] 王祖祥，《生理衛生》，上冊，第七章，頁 80。

[96] 蔡東建，《生理衛生》，上冊，第八章，頁 103。

[97] 邱承美，《生理衛生》，上冊，第八章，頁 92。

器官最易受細菌的侵入，宜每日用溫水洗滌外生殖器部數次，月經帶須用消毒的紗布或棉花，切不可用舊布片或未消毒的草紙等。

冷水浴，可減除腦的雜念和分散下部的血液，應朝夕行之。[98]

李寶樞雖強調清潔衛生，卻完全不提經痛不順的可能與舒緩保護之道，而這也幾乎是所有教本的共相。偶有作者提醒避免過分勞動、劇烈運動和精神刺激。[99] 但稱行經會神經過敏、性情暴躁的蔡東建，卻沒有專節指出因應之道。繆端生則與眾不同，他在「編輯大意」中稱：「本書注重知識之利用，每章之末，特添保健一節，使學者知所應用。」生殖作用章也不例外，其中只強調三件事：第一，保持清潔，以免患癬生蝨，女性尤應每日清洗，以免發炎；第二，禁止早婚；第三，應請醫師作產前檢查，以免骨盆過小或胎位不正。整節不到一百七十字中，以將近一百字的篇幅強調產前檢查，三度提及請醫師判斷並準備，對於清潔與晚婚僅一筆帶過，至於性慾控制，以及其他教本關注的手淫、嫖妓和性病問題則完全未提。他低調處理少男的性議題，高調呈現醫師對生殖女體的重要，以陳述事實的語氣，言簡意賅地表現出科學知識與專業眞理的形象，可以視爲戰後臺灣生理衛生教本的新典型。

（二）健全的性知識與道德

生殖作用專章之外，戰後生理衛生教本另有三處涉及性

98 李寶樞，《生理衛生》，上冊，第八章，頁 100。

99 趙楷、吳金塗、吳志暢皆曾提及。

與性別，一是分散在各部關於兩性生理差異的描述，二是預防傳染病時介紹性病，三則是 1948 年課標列入而爲 1962 年課標刪除的「健全的性知識」小節。

戰後教本提及兩性生理差異的項目，大多和 20 世紀前半中國或日本無別，都會略述骨盆男小女大、脂肪男寡女多、紅血球男多女少、脈搏數男少女多、排尿量男多女少、聲帶男厚女薄故聲音男低女高，肺活量男大女小、呼吸率男低女高，以及一般男性以腹式而女性以胸式呼吸爲主的情形（附表四）。不過，沒有任何作者如 1930 年代薛德焴所爲，根據這些差異申論男女的社會與倫理角色。巫華群是唯一提及腦容量男大女小者，也不見如早期教師手冊般，必須旁徵博引，證明男女智慧無別。[100] 至於 20 世紀前半中國教本經常出現，以嗅覺辨識文明程度，稱男鈍女敏的說法，戰後僅見於吳志暢的教本：

> 通常以小孩的嗅覺為最靈敏，婦人次之，男人最遲鈍；野蠻人的味覺（嗅覺）恆較文明人為敏銳，而獸類又比人類更強。[101]

其次，各教本除持續早期對女性穿著提出批判，反對束胸、束腰、束腹和高跟鞋之外，也對兒童穿著木屐表示質疑，認爲易導致扁平足，則是 20 世紀前半中國教本所不見者，顯

---

[100] 薛德焴從男女自內分泌、身材體態、到呼吸方式的差別，推論男子宜於社會事業，女子適合產育持家，討論見李貞德，〈二十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收入《衛生與醫療》。另，1929 年莊畏仲和龔昂雲所編教本，提及腦容量男大女小，計泗華在隨後出版的教學手冊中，便特別徵引當時美國學者研究，說明兩性智慧無別。相關分析，亦見李貞德上引文。

[101] 吳志暢，《生理衛生》（臺北：廣文書局，1968），頁 99。

爲針對臺灣風俗而發。[102]

性病防治部分，各教本大多僅在〈傳染病的預防〉一章中簡單介紹梅毒和淋病的病因和病症，警告「勿和夫婦以外的人性交或接吻」，以免遺禍子孫，而不見早期中國教本中悲歎花柳病瀰漫遍地，彷彿魔鬼就在你身邊的長段文字。[103]

此外，戰後教本對性知識和性別角色著墨較多的，當屬心理衛生篇。1948 和 1962 年的課程標準都提出在人體構造及其保健兩大主題之外，應涵蓋心理衛生，1948 年課標既包括「健全之性知識」，各教本亦不得不列專節說明。不過，多數作者直接抄錄教材大綱段落，作爲課文，強調要避免心理疾病，除了良好的遺傳、合宜的環境、健康的身體、充分的休息、適當的工作與娛樂外，還應有健全的性知識。至於何謂健全的性知識，則未見申論，顯示相關知識資源頗爲匱乏。偶有作者批評社會人士視性爲污穢的錯誤，指出性衝動是本能，合理滿足性慾無可厚非，性器官負有繁殖種族、延續生命的重要任務，應該公開討論。並主張教導性知識、加強性道德，才能消除因不正確的性態度而起的心理疾病。[104]

不過，所謂心理疾病，似乎定義難明，各教本羅列不一，導致患者充斥的印象。如巫華群主張精神病只是日常心理不正常的最後結果，稱：

> 心理不正常而尚未到達精神性程度的人，則實在隨處都可見到；例如脾氣古怪、不易與人相處，性情偏窄、

102 如繆端生兩度在教本中批評束胸和小鞋，見繆端生，《生理衛生》，上冊，頁 20-21、80。

103 如繆端生，《生理衛生》，下冊，頁 71-73。

104 巫華群，《生理衛生》，下冊，頁 123-124。

> 怯懦、多疑、喜誇大、愛說謊、孤獨不喜與人來往，缺乏公正心和自信心，遇事因循苟且、動作遲鈍，說話吞吞吐吐而無果斷力，對異性不感興趣，對他人常不信任，以及悲觀厭世，終日愁眉蹙額等，都可說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現。[105]

此類提說，以不符社會期望的言行判斷健康與否的態度，引致個人修養的培訓，和早期教本中念茲在茲的「高尚德操」說法差別不大，繆端生頗不以爲然，稱「與公民說教無異」。因此，他在〈編輯大意〉中特別感謝臺灣師範大學心理系的同事錢蘋教授提供新知內容，充實〈心理衛生〉專章。

前已言及，自 1948 年起，課程標準的實施方法中都強調應採用視覺效果的輔助教材，包括繪寫衛生宣傳品、放映衛生影片、充分設置模型、圖表、標本和器具等。但以戰後物資缺乏觀之，除非繼續利用日治時代設備，否則難以達到要求。1950 年代以後，美國新聞處不時提供各界影片，宣導公共衛生，學校亦有可能借覽，但是否有性教育內容，無法確知。繆端生以大量圖示引起學生興趣，是少數成功的範例。各教本下冊插圖都較少，顯然心理衛生是更難以視覺教材展示的抽象觀念，但繆端生在說明「健全的性知識」時附了三張漫畫，用心良苦。第一張圖說稱：「性道德開始崩潰，丈夫擦桌子，抱小孩，妻子滿街跑」，第二張稱：「丈夫對於家庭不負責任，亦會誘致性道德的崩潰」，第三張則畫一男一女兩老人，稱：「性道德，愛到老，健到老」（圖十二）。

雖然以圖取勝，但眞正的意見仍在文字敘述之中。將「愛到老，健到老」稱爲性道德，呼應之前他對更年期女性也可

105 巫群華，《生理衛生》，下冊，頁 117。

享幸福生活的說法。對於丈夫不負責任的指控，以妻子忙亂的畫面表現，卻未說明將如何導致性道德崩潰，倒是具體舉例丈夫擦桌子、抱小孩，和妻子滿街跑對照而言，似乎在性別議題上，繆端生反映的不完全是心理衛生新知，也是當時社會的性別角色期待。[106]

圖十二：繆端生教本性道德三漫畫

圖131　性道德開始崩潰,丈夫擦桌子,抱小孩,妻子滿街跑.

圖132　丈夫對於家庭不負責任,亦會誘致性道德的崩潰

圖133　性道德　愛到老,健到老

106　在 1970 年代臺灣出現女性主義論述之前，雖然平等倡議偶有所聞，社會輿論對男外女內的性別角色區隔並無反省或挑戰。曾任臺視婦女節目主持人和中華日報副刊主筆的馬均權，便曾撰文提醒父母教育兒女應有區別，以免日後女孩子裝扮言行一如男子，造成「嚴重的心理症」。見馬均權，〈莫教女學男〉，《臺灣新生報》，1955 年 10 月 14 日，第 6 版。有趣的是，該版是《臺灣新生報》的「自由婦女」專欄，同期另有一篇文章，感嘆女同學追求事業，不願持家。見泳苓，〈女光棍〉，《臺灣新生報》，1955 年 10 月 14 日，第 6 版。

五、結語：邁向一綱一本之路

戰後百廢待興，國民政府遷臺帶來大量人口，不論原住或移入，新一代的少年男女，因爲學制改變，科目調整，在校時都須修習包括生殖作用的生理衛生課。

初期教本的採用與流傳情況較不明朗，1948 年重訂課程標準之後的二十年，初中生學習的內容逐漸確立。若與 20 世紀前半做比較，戰後臺灣初中生理衛生教本，不論在章節安排或圖文內容，皆朝規格化方向發展，呈顯趨同現象。倘再細究 1948 至 1968 年之間的變化，更能察覺個人風格逐漸隱沒，部定標準越發強化。

首先，戰後每一種教本都按照教育部頒訂的課程大綱，設立生殖作用專章。日治臺灣中學校採用日本國內生理衛生課本，不講解性與生殖，教師手冊若偶涉及，多依作者興趣選擇當代新知提供參考。中華民國政府自 1929 年以來，幾度修訂課程標準，或強調青春期的生理變化，或規範防治花柳病，或提醒婦嬰保護，雖然重點不同，但總會觸及性的課題。儘管如此，並非所有教本皆設立專門章節，論及者觀點也未必相同，呈現性差與平等拉鋸、社會與政府競合、性與生殖孰輕孰重的差異。[107] 但 1948 年以後，即使篇幅長短不一，所有教本皆根據課程標準安排順序，將生殖作用章放在上冊最末一課，介紹性器官、來經停經懷孕分娩，以及保健

107 日治時代課本與教師手冊的討論，見 Jen-der Lee, “Toward an Anatomical Sexuality: Educating the Junior Highs in 20th Century Taiwan”；民國早期，見李貞德，〈二十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收入《衛生與醫療》，頁 147-202。

知識。

其次，各教本的遣詞用字相仿雷同，外觀與分量也大同小異。殖民時代教本為日文，漢字和假名夾雜翻譯西來生理衛生新知。早期國民政府教本則或譯自歐美，或由日文轉譯，名詞術語分歧，因此多在譯名之後加註原文，或在書末附上中西名詞對照表。1948 年之後，科學用語逐漸統一，教本少有名詞對照，隨文附註更完全不見。尤有甚者，遇上如心理衛生等不熟悉的新項目，也有作者直接抄錄部頒課程標準或教材大綱上的文字，當作課文。此外，早期中國教本或標榜教育部審定，不但在封面註記，也常在書末附上審定批語，並加印同書局出版廣告，以為促銷。這種現象，戰後臺灣全無，教科書的樣貌趨於一致，課本內頁樸素，編輯大意與章節大綱之後，即進入課文，教育部成為共同遵奉的標準，不需冗言贅語加持。

再則，20 世紀前半中國的生理衛生教本，有如專書，內容豐富，插圖多元。尤其「黃金建國十年」中，根據 1932 年課標所撰教本，因每週一小時，學習三年，動輒一套三冊，另附參考書目，不少插圖註明出處，以供進深追求新知。這些，在 1948 年以後皆不見，教本相對單純，文句簡潔，段落較短，並不時出現常識性的定義，如「男方的，叫男性生殖器」或「妊娠期的母親稱為孕婦」等。由於沒有參考書目，插圖也不註明出處，資訊無法回查，加上各章之後附提要與練習，教本文字有如最後的眞理，是學生背誦考試的標準。即使如繆端生的教本，努力以漫畫吸引學生，但在篇章安排、文字風格，以及引圖提要等方面，也未見歧異。

教科書的編纂反映時代思潮與社會變遷。20 世紀前半中

國的中央政府統治力不足，北伐統一之前，教育部未能號令全國，即使 1929 年之後頒行部定標準，在解剖學與內分泌等西潮新知不斷湧入的時代，課本作者與出版社競相推出各有偏重的教材，未必皆按教部規範撰著。反觀同時代的臺灣，殖民統治下的教育體系，不論科別或課文皆無法跳脫日本國內的框架，難以出現如民國早期多彩繽紛的情景。國民政府遷臺之後，政局緊繃，舉反共大纛，行威權統治，1968 年之前雖無部編教本，各家書局仍奉教部標準爲圭臬，多少透露了嚴密控制下的社會氛圍。[108] 在生聚教訓、反攻復國的政策下，人口增殖，升學競爭激烈，背誦標準答案，考試出人頭地，也提供了教本趨同的發展背景。

事實上，課文簡化並在最末反覆溫習，非僅見於生理衛生教本。1948 年課標在臺灣施行之後，教育部爲減輕中學生負擔，曾於 1955 年提出方案，要求各科教材減量並避免重複。之後各界呼籲討論，仍以補習成風，學生壓力太大，乃在 1962 年再度修訂，更加縮編。由於將練習題也直接納入課文，相形之下，敘述論說的分量益顯薄弱。而在簡化與規格化的過程中，生理衛生教本的生殖作用章出現一些共同特徵，最重要的，便是生殖生理掛帥，並以女體爲重。此種情形，可從三方面窺知。

---

108 戰後臺灣威權統治管控社會文化教育等各層面，至 1970 年代才漸見鬆動，學者論述甚多，難以列舉。近年來比較完整的研究，見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反共政策與部編教材直接相關的討論，見王恩美，〈冷戰時期學校教育中的反共形象：以臺灣與韓國兩地小學教科書為中心的分析〉，《思與言》，卷 48 期 2（2010 年 6 月），頁 49-117。

第一，在介紹生殖器官時，不論文字或插圖，皆詳女略男、詳內略外、詳構造略機制。各教本多以羅列名稱、解釋名詞的方式講解性器，附圖則以剖面或透視呈現，並著重卵巢和子宮等女性內生殖器。所有教本都不再說明處女膜，即使偶爾插圖包括外陰，課文也不解說功能與機制。第二，生理衛生教本中的女性人生，由來經到停經，以懷孕和分娩爲主軸。對月經的描繪，從早期教本中性發育成熟的表現，演變爲懷孕失敗的象徵。經期的保健，僅限於清洗，缺少早期教本中處理不順、腹痛或白帶的建議。停經逐漸以更年期稱呼，並且除了少數教本，大多賦予悲慘恐怖的疾病形象。第三，雖然在性器官的保健部分，戰後教本仍以男性重禁欲，女性重清潔，但已相對輕描淡寫。20 世紀前半中國教本中對青春期男子無法克制性慾，導致遺精等傷身行爲的憂慮，在 1948 年之後的教本中已趨減緩，1962 年之後更難得一見。

蔣渭水 1929 年在報上發表議論，感嘆日本殖民統治下，思春期的臺灣男女無法學習衛生新知。二十年後，他的評論獲得回應，生殖作用章列爲初中教材，成爲臺灣 13 到 15 歲學子的初體驗。這些以女性生殖生理掛帥的課文，或許符合戰後重建與反攻復國的需求，但對青春發育的少年男女具有何種意義？帶來什麼衝擊？留下哪些印象呢？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曾遍訪親友故舊，發現絕大多數的人皆無課堂內學習生殖篇章的記憶，但仍有少數例外。

在 1970 年之前上初中的師友中，有人記得課本中的生殖器官剖面圖，有人稱老師交代自己讀，也有老師說不會講也不會考，但同學仍因好奇而閱覽者。偶爾也有學校在發下課本之前，先將該章以墨汁塗蓋，或兩頁黏貼密合，以免學

生私下偷看。[109] 一位學界前輩則清楚記得初二生理衛生課，是約 30 歲的臺籍男老師教授，特別從天地有陰陽，人類有男女的角度切入，嘗試講授生殖作用章。但因是女生班，眾人竊竊私語，有些騷動，故而留下老師尷尬、匆匆講過的印象。講授內容，男性部份稍微提到，女性生殖談得較多，但也只講器官結構，就跳到懷孕了，沒有提及受孕、保健，或產檢分娩等。由於自己尚未來潮，聽講月經也沒什麼感覺。有趣的是，多年後回憶，對教本其實沒什麼印象，記得的是上課時的氣氛。[110]

最近的研究指出，1970 年代之前，中學教師男性居多，可能是女生不易在校習得性知識的背景因素，但仍有因在校獲得月經知識，故初潮並不驚慌的例子。[111] 一位 1960 年代末在男女合校任教的男性生理衛生老師，則表示遇到生殖作用章時，男生班他自己講，女生班則請女老師代勞。雖然講授多寡可能因人而異，卻從未略過不教。[112] 一篇回顧初中求學經驗的雜文，卻顯示有心的男老師遇到用功的男學生，也可能帶來生理學的啟蒙教育。該文提到 1967 年上生理衛生課時，老師破題指出青春期因生殖生理而叛逆，「因此他

109 感謝劉靜貞、成令方、杜正勝、游鑑明和朱曉海等諸位教授分享少年經驗與見聞。大多數完全無記憶沒印象之親友訪談則從略。

110 感謝鮑家麟教授接受訪談（2011 年 12 月 1 日），回憶 1952 年在北二女初中部時的上課經驗。近年也有女作家回憶 1960 年代中學游泳課時，稍微年長的僑生女同學警告大家別跟著體育老師跳下水，以免生出一群小體育老師，而同學們信以為真的故事。見吳玲瑤，〈記憶藏寶圖：老綠綠和小綠綠〉，《聯合報》，2010 年 3 月 31 日。

111 見王秀雲，〈從意外到等待：臺灣戰後的年輕女孩與初經，1950s-2000s〉未刊稿。

112 感謝高偉華老師分享近五十年前的教學經驗。

要仔細教，讓我們瞭解自己的身體，好學習控制自己，免得誤了前途」。[113] 授課老師的論述方式符合 20 世紀前半教本的旨趣，也與蔣渭水的感嘆遙相呼應，不過，卻非當時生理衛生生殖作用章的課文重點。

1968 年施行九年國教，教育部頒布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暫訂課程標準，生殖作用章以器官解剖的名詞解釋起始，以月經懷孕分娩為重，國立編譯館的統一教本中，完全不見和性欲身心相關的文字。1972 年國中健康教育正式課標頒行，生殖作用男女分章，才在男性生殖專章中加入一段青春期會對生殖器好奇的說法。此後，要到 1970 年代末期，衛教專家倡議性教育，嘗試打破生殖生理的主軸，強調性的態度與行為，才再次發生變化。而此時，臺灣社會的騷動，也已不限於生理衛生教育的議題了。

---

[113] 王道還，〈我的生理學啟蒙師〉，《科學月刊》，卷 38 期 6（2007 年 6 月），頁 468-469。

附表一：1950-1968 年臺灣中小學各級學生人數按公私立比

	國小		初中		初職		高中		高職		師範	
年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1950	906,950	-	55,172	5,910	21,298	1,913	16,364	2,502	10,365	861	5651	-
總人數/比例	906,950/-		61,082/90:10		23,211/92:8		18,866/87:13		11,226/92:8		5651/-	
1951	970,664	-	57,486	6,884	21,376	2,165	18,282	3,021	11,984	1091	6241	-
總人數/比例	970,664/-		64,370/89:11		23,541/91:9		21,303/86:14		13,075/92:8		6241/-	
1952	1,003,304	-	64,497	7,403	23,603	2,257	18,000	3,046	13,008	1224	6350	-
總人數/比例	1,003,304/-		71,900/90:10		25,860/91:9		21,046/86:14		14,232/91:9		6350/-	
1953	1,060,324	-	76,035	8,478	27,422	2,365	18,510	3,283	14,481	1333	6014	-
總人數/比例	1,060,324/-		84,513/90:10		29,787/92:8		21,793/85:15		15,814/92:8		6014/-	
1954	1,133,438	-	91,747	9,258	32,080	2,927	20,813	3,385	15,984	1839	6539	-
總人數/比例	1,133,438/-		101,005/91:9		35,007/92:8		24,198/86:14		17,823/90:10		6539/-	
1955	1,244,029	-	105,461	10,731	35,892	3,319	25,545	4,624	18,421	2765	6782	-
總人數/比例	1,244,029/-		116,192/91:9		39,211/92:8		30,169/85:15		21,186/87:13		6782/-	
1956	1,344,432	-	122,366	11,321	36,770	3,723	30,547	6,706	21,236	4174	6983	-
總人數/比例	1,344,432/-		133,687/92:8		40,493/91:9		37,253/82:18		25,410/84:16		6983/-	
1957	1,480,557	-	138,869	11,725	35,048	4,397	35,595	8,397	24,231	6147	7272	-
總人數/比例	1,480,557/-		150,594/92:8		39,445/89:11		43,992/81:19		30,378/80:20		7272/-	
1958	1,642,888	-	147,704	12,786	31,905	4,823	38,787	9,607	27,158	7946	7211	-
總人數/比例	1,642,888/-		160,490/92:8		36,728/87:13		48,394/80:20		35,104/77:23		7211/-	
1959	1,742335	34,783	160,311	17,531	30,681	6,524	43,876	10,438	30,775	9820	7244	-
總人數/比例	1,777,118/98:2		177,842/90:10		37,205/82:18		54,314/81:19		40,595/76:24		7244/-	
1960	1,852397	36,386	182,790	23,063	31,706	8,014	47,223	10,289	34,053	10564	7572	-
總人數/比例	1,888,783/98:2		205,853/89:11		39,720/80:20		57,512/82:18		44,617/76:24		7572/-	
1961	1,958782	38,234	218,806	33,301	32,916	9,311	52,529	10,019	35,789	10319	6572	-
總人數/比例	1,997,016/98:2		252,107/87:13		42,227/78:22		62,548/84:16		46,108/78:22		6572/-	
1962	2,058167	39,790	251,621	43,742	32,899	9,929	59,632	11,318	38,027	10878	5318	-
總人數/比例	2,097,957/98:2		295,363/85:15		42,828/77:23		70,950/84:16		48,905/78:22		5318/-	
1963	2,107753	40,899	284,286	56,686	31,692	10,808	69,472	13,421	41,837	12584	4548	-
總人數/比例	2,148,652/98:2		340,972/83:17		42,500/75:25		82,893/84:16		54,421/77:23		4548/-	
1964	2,161028	41,839	317,363	65,635	30,776	11,862	81,898	18,975	47,065	17140	3718	-
總人數/比例	2,202,867/98:2		382,998/83:17		42,638/72:28		100,873/81:19		64,205/73:27		3718/-	
1965	2,217162	40,558	353,453	73,369	30,602	12,859	92,755	23,442	50,906	23208	3159	-
總人數/比例	2,257,720/98:2		426,822/83:17		43,461/70:30		116,197/80:20		74,114/69:31		3159/-	
1966	2,273216	34,739	378,750	77,340	30,455	14,334	100,740	26,750	54,138	28964	2612	-
總人數/比例	2,307,955/98:2		456,090/83:17		44,789/68:32		127,490/79:21		83,102/65:35		2612/-	
1967	2,325240	22,978	416,690	83,153	31,910	16,839	109,552	31,052	57,433	37114	1570	-
總人數/比例	2,348,218/99:1		499,843/83:17		48,749/65:35		140,604/78:22		94,547/61:39		1570/-	
1968	2,365002	18,202	556,366	60,859	22,079	11,846	117,234	35,643	65,375	50831	933	-
總人數/比例	2,383,204/99:1		617,225/90:10		33,925/65:35		152,877/77:23		116,206/56:44		933/-	

附表二：1950-1968 年臺灣中小學各級學生人數按男女比

	國小		初中		初職		高中		高職		師範	
年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950	553,359	353,591	40,670	20,412	19,463	3,748	13,755	5,111	10,720	506	3,540	2,111
總人數/比例	906,950/61:39		61,082/67:33		23,211/84:16		18,866/73:27		11,226/73:27		5,651/63:37	
1951	582,348	388,316	43,004	21,366	19,422	4,119	15,884	5,419	12,054	1,021	3,788	2,453
總人數/比例	970,664/60:40		64,370/67:33		23,541/83:17		21,303/75:25		13,075/75:25		6,241/61:39	
1952	586,439	416,865	47,793	24,107	21,134	4,726	15,651	5,395	12,806	1,426	3,798	2,552
總人數/比例	1,003,304/58:42		71,900/66:34		25,860/82:18		21,046/74:26		14,232/74:26		6,350/60:40	
1953	600,386	459,938	56,471	28,042	23,746	6,041	15,953	5,840	13,855	1,959	3,528	2,486
總人數/比例	1,060,324/57:43		84,513/67:33		29,787/80:20		21,793/73:27		15,814/73:27		6,014/59:41	
1954	629,294	504,144	67,593	33,412	27,206	7,801	17,207	6,991	15,369	2,454	3,750	2,789
總人數/比例	1,133,438/56:44		101,005/67:33		35,007/78:22		24,198/71:29		17,823/71:29		6,539/57:43	
1955	682,951	561,078	78,173	38,019	29,643	9,568	21,255	8,914	17,965	3,221	3,804	2,978
總人數/比例	1,244,029/55:45		116,192/67:33		39,211/76:24		30,169/70:30		21,186/70:30		6,782/56:44	
1956	729,134	615,298	89,488	44,199	30,156	10,337	26,237	11,016	21,250	4,160	3,804	3,179
總人數/比例	1,344,432/54:46		133,687/67:33		40,493/74:26		37,253/70:30		25,410/70:30		6,983/54:46	
1957	796,151	684,406	99,780	50,814	28,584	10,861	31,074	12,918	24,832	5,546	3,953	3,319
總人數/比例	1,480,557/54:46		150,594/66:34		39,445/72:28		43,992/71:29		30,378/71:29		7,272/54:46	
1958	879,395	763,493	105,546	54,944	26,128	10,600	33,959	14,435	27,689	7,415	3,854	3,357
總人數/比例	1,642,888/54:46		160,490/66:34		36,728/71:29		48,394/70:30		35,104/70:30		7,211/53:47	
1959	947,041	830,077	115,560	62,282	25,484	11,721	37,943	16,371	30,974	9,621	3,855	3,389
總人數/比例	1,777,118/53:47		177,842/65:35		37,205/68:32		54,314/70:30		40,595/70:30		7,244/53:47	
1960	1,004,421	884,362	132,245	73,608	26,168	13,552	39,589	17,923	32,525	12,092	4,234	3,338
總人數/比例	1,888,783/53:47		205,853/64:36		39,720/66:34		57,512/69:31		44,617/69:31		7,572/54:46	
1961	1,057,024	939,992	160,270	91,837	26,549	15,678	42,482	20,066	32,662	13,446	3,265	3,307
總人數/比例	1,997,016/53:47		252,107/64:36		42,227/63:37		62,548/68:32		46,108/68:32		6,572/50:50	
1962	1,106,149	991,808	186,903	108,460	25,793	17,035	47,038	23,912	33,204	15,701	2,506	2,812
總人數/比例	2,097,957/53:47		295,363/63:37		42,828/60:40		70,950/66:34		48,905/66:34		5,318/47:53	
1963	1,128,886	1,019,766	214,819	126,153	24,334	18,166	53,956	28,937	35,742	18,679	2,112	2,436
總人數/比例	2,148,652/53:47		340,972/63:37		42,500/57:43		82,893/65:35		54,421/65:35		4,548/46:54	
1964	1,153,371	1,049,496	240,417	142,581	23,338	19,300	65,313	35,560	40,535	23,670	1,575	2,143
總人數/比例	2,202,867/53:47		382,998/63:37		42,638/55:45		100,873/65:35		64,205/65:35		3,718/42:58	
1965	1,179,711	1,078,009	266,589	160,233	22,654	20,807	75,321	40,876	44,432	29,682	1,348	1,811
總人數/比例	2,257,720/52:48		426,822/62:38		43,461/52:48		116,197/65:35		74,114/65:35		3,159/43:57	
1966	1,202,157	1,105,798	282,647	173,443	22,564	22,225	81,447	46,043	46,364	36,738	1,074	1,538
總人數/比例	2,307,955/52:48		456,090/62:38		44,789/50:50		127,490/64:36		83,102/64:36		2,612/41:59	
1967	1,220,397	1,127,821	308,655	191,188	23,808	24,941	89,399	51,205	50,884	43,663	632	938
總人數/比例	2,348,218/52:48		499,843/62:38		48,749/49:51		140,604/64:36		94,547/64:36		1,570/40:60	
1968	1,235,072	1,148,132	375,409	241,816	16,065	17,860	96,846	56,031	62,020	54,186	308	625
總人數/比例	2,383,204/52:48		617,225/61:39		33,925/47:53		152,877/63:37		116,206/63:37		933/33:67	

附表三：戰後臺灣初中生理衛生教本十一種(1948-1968)

編號	作者	書名	出版書局	課程標準	初版年	現存版本及備註
1	趙　楷 徐圖強	《生理及衛生》	臺北：復興書局	1948 課標	1951	1952.11 再版，上下兩冊。 趙楷所編教本，皆有中西名詞對照表。
2	王祖祥 陳寶書 顧正漢	《生理衛生》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48 課標	1951	1951.8 臺一版，僅存上冊缺下冊。 1958 修訂本臺三版，上下兩冊合訂。
3	蔡東建	《生理衛生》	臺北：世界書局	1948 課標 1955 減輕負擔方案	1956/ 1957	1956.6 初版，上冊生殖作用章缺，僅存最末習題綱要部分，1957.1 初版下冊。 1962 七版，上下兩冊合訂。
4	繆端生	《生理衛生》	臺北：大中書局	1948 課標 1955 減輕負擔方案	N/A	1957 臺二版，上下兩冊。 1962 臺十三版，上下兩冊合訂。 繆端生另有《初職生理衛生》（臺北：大中書局，1952 初版，1960/1962 再版），除少一節外，文字與初中教本完全相同，但附中英名稱索引。
5	趙　楷 楊義賢	《生理及衛生》	臺北：復興書局	1948 課標 1955 減輕負擔方案	1960	趙楷曾另與楊義賢合編《初職生理及衛生》（臺北：復興書局，1952），僅存上冊。亦曾與謝馥清合編《初家醫衛常識》（臺北：復興書局，1958），有白帶和經痛等說明。
6	巫華群	《生理衛生》	臺北：環球書局	1948 課標 1955 減輕負擔方案	N/A	1958/1959 修訂本，上下兩冊，附中西名詞對照表。
7	趙　楷 李慶濤 楊義賢	《生理及衛生》	臺北：復興書局	1962 課標	1962 1968	僅存上冊。
8	邱承美	《生理衛生》	臺北：中洲書局	1962 課標	1964	1964，上冊。
9	吳金塗	《生理衛生》	臺北：建中書局	1962 課標	1964	1964，僅存上冊。
10	李寶樞	《生理衛生》	臺北：維新書局	1962 課標	1965/ 1966	1965/1966，上下兩冊合訂。 李寶樞另有《初職生理衛生》（臺北：世界書局，1960），內有「健全的性知識」，強調母親與教師的角色與責任。
11	吳志暢	《生理衛生》	臺北：廣文書局	1962 課標	N/A	1968，上冊。

附表四：戰後臺灣教本中兩性生理差異對照表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出版資訊		趙　楷 徐圖強 1952	王祖祥 1958	蔡東健 1956／ 1957	繆端生 1957 1962	趙　楷 楊義賢 1960	巫華群 1958／ 1959	趙　楷 李慶濤 楊義賢 1962	邱承美 1964	吳金塗 1964	李寶樞 1965／ 1966	吳志暢 1968
骨　盆	男	小		小		小		小		小		
	女	大		大	發達	大		大		大		發達
皮　下 脂　肪	男					少		少				
	女					多		多	發達	發達		發達
紅血球	男			多	多	多		多		多	多	多
	女			少	少	少		少		少	少	少
心　跳 脈　搏	男	少		少	少	少		少	低	少		少
	女	多		多	多	多		多	高	多		多
挑尿量	男	多										
	女	少										
聲　帶	男	長厚		厚長	長	長厚		長厚		長厚		
	女	薄短		薄短	短	短薄		短薄		短薄		
音　高	男	低		粗低	低	低		低		低		
	女	高		細高	高	高		高		高		
肺活量	男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女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呼吸率	男					少	少	少		少		少
	女					多	多	多		多		多
呼　吸 方　式	男	腹		腹	腹	腹		腹		腹		腹
	女	胸		胸	胸	胸		胸		胸		胸
腦容量	男						大					
	女						小					
嗅　覺	男											鈍
	女											敏
心　理 疾　病	男			少								
	女			多								

Sex and Reproduction in "Physiology and Hygiene" Textbooks of Post-War Taiwan

Jen-der Lee*

Abstract

Taiwanese youth regularly encountered sex and reproduction in general educ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moved to Taiwan in 1945. Before the government took over the printing of textbooks and distributed its standard versions in 1968, different commercial companies invited scholars and specialists to write a variety of textbooks for physiology and hygiene courses,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se textbooks all included a chapter on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and, with a few images, introduced to Taiwanese teenagers the development, functions, and protection of the sex organs. Unlike publications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se textbooks los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thors and were dominated by a discourse emphasizing the reproductive female body. Both the colonial fascination with perversion and Republican anxiety over masturbation gave way to menstruation, conception, and delivery, and a woman's

*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life was presented as passing from puberty to menopause, with a focus on gestation. Under the state policy to combat Communism and highly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to enter high schools, earlier attention paid to sexuality of youth was in the postwar era replaced by the teaching of anatomical knowledge of reproduction.

Key Words: Postwar Taiwan, sex education, physiology and hygiene, reproduction